

編主境另孔

集二第刊叢本劇

王霸楚

克 姚

行印局書界



楚

霸

王

四

幕

劇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出版

劇本叢刊
第二集

楚霸王

實價國幣九十元

外加運費匯費

著者 姚克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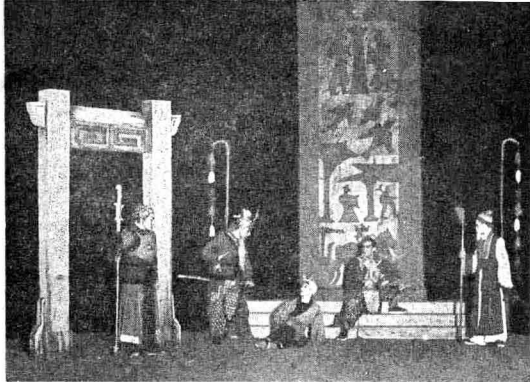
發行所 世界書局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特 別 啓 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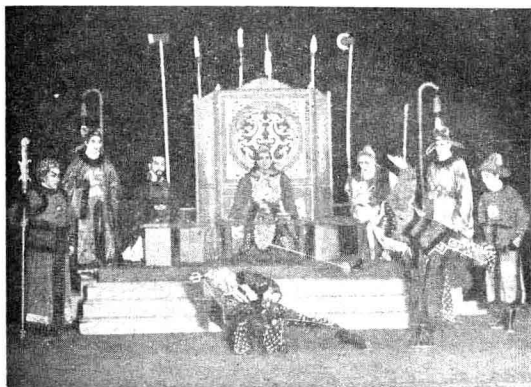
第一七面
『你怎麼敢叫上將軍的名字！』



第三九面
『唉！豎子不足與謀！』



第三一
面
宴
鴻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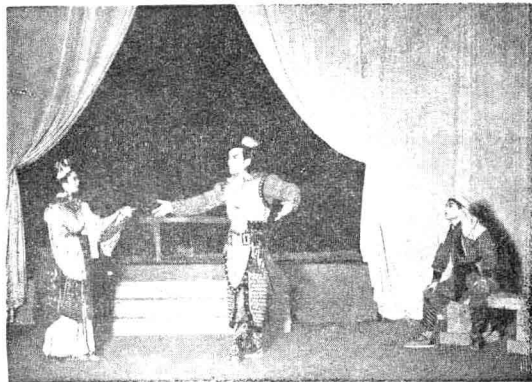
第五一面
『老將軍您自己呢？』



第九八面
『我只能……禱告着天保佑你平安。』



第一二四面
『虞兮！虞兮！奈若何？』



自序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上海話劇界在急劇變動的局面之下，曾有一度的消沉。我和許多友好們組織的「上海職業劇團」，也在這個時期宣佈解散，把半年來的慘淡經營忍痛割捨。那時戲劇工作者的苦悶和灰暗為前此所未有；我個人的情緒尤其是惡劣到了極點。

「楚霸王」是在這種極端惡劣的情緒中產生的。

寫劇本難，寫以人物為主體的劇本尤難。因為每一個人物必須在作者腦中經過長時期的孕育，長成，然後動起筆來纔能殼求其神似。所以在計劃編寫「楚霸王」的時候，我原先是預備用六個月的時間來完成牠的；但事實上我並沒有能殼照原定的計劃做。這個劇本從開始計劃至脫稿，總共纔費了十幾天的功夫；（因為一定要趕在廢曆新年上演）而且一邊寫一邊還要兼顧許多別的事務。那時我心緒本來就不好，事務偏又這樣忙，時間又這樣短促，只能每天晚上不睡，拚命地趕寫。鈔鋼筆版和油印的人守在我旁邊，每一張寫完就拿去鈔印，直等整個劇本油印完畢，我自己纔有覆看一遍的機會！

我並不是故意在這裏訴說苦衷，想借此來掩飾自己的無才。不過我確實相信，要是當時情形稍微好一些，時間不那樣侷促，我也許可以寫出一本比較完整些的「楚霸王」。我知道友朋中有許多人是愛好這個劇本的；有一位遠方的朋友甚至於說「楚霸王」是我最成功的作品。我對於他們的如意當然是萬分感謝，可是我自己並不這樣想。我覺得這個劇本和我最初的希望相去得很遠。試觀劇中人物，除范增還差強人意，此外何嘗有一個栩栩欲活的造像？最使我覺得慚汗的是全劇靈魂所寄的項羽。在史記「項羽本紀」中他是怎樣一個暗啞叱咤，頂天立地的英雄！但在「楚霸王」中他是多麼平庸，多麼荏弱啊！幸虧那次演出的陣容很整齊，如舒適和張伐的項羽，黃宗江的范增，史原王駿的牛郎等，都是一時之選。他們精湛的演技掩蔽了劇本上許多的缺陷。尤其是黃宗江的范增，傳神阿堵，使人對「楚霸王」生出一種長深的懷念。

但這不能減少我對於「楚霸王」的遺憾。我願意用十倍的時間——假使時間允許我這樣做——把這個劇本細細地修正重寫，以補二年前潦草塞責的罪愆。

姚克

上海，一九四四，元旦。

(1)

張 劉 牛
良 邦 郎 丁* 丙* 乙*
步 項 項 項 范 韓
郎 羽 伯 莊 增 信

人

物

(以出場先後爲序)

王 霸 楚

陳 平

樊 噲

紀 信*

飛 騎*

虞 姬

龍 且*

周 殷*

項 它*

桓 楚*

周 勃*

灌 嬰*

柴 將軍*

滎陽寡婦

其子

武 涉

鍾離昧

烏江亭長

楊喜*

呂馬童

王翳*

楚漢雙方之士卒多人

(有*號之人物在必要時可以省去)

第一幕——漢元年（公曆前二〇六年）十二月

第一景——項羽行營之中軍，午時。

第二景——景同上，約一小時後。

第二幕——漢三年四月

第一景——滎陽城外，項羽行營之軍門，戌時。

第二景——行營之內室，緊接第一景。

第三景——行營中軍之將壇，三日後。

第三幕——漢四年八月

第一景——項羽軍廣武之行營內室。

第二景——楚漢會盟之土壇。

第三景——垓下的楚軍帳中約三個月後。

第四幕——漢五年十二月

第一景——景同上；約數小時之後。

第二景——景同上；緊接第一景。

第三景——烏江渡口數日後。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四日（廢曆大除夕）

「楚霸王」在上海蘭心大戲院初演之陣容（以出場先後及筆書多少為序）

韓信……………異方

范增……………黃宗江

項莊……………唐宇清

項伯……………葛香亭

項羽……………舒適

張伐

牛郎……………史原

王駿

劉邦……………金剛

張良……………曹凱

陳平……………畢勛

樊 噲……田振東

虞 姬……黃宗英

慕容婉兒

榮陽寡婦……楊芝蕙

其子……小 蕙

武 涉……文 尼

鍾離昧……異 方

烏江亭長……柳 萌

呂馬童……畢 勛

第一幕

第一幕 第一景

時： 楚漢元年十二月，一個朔風凜冽的午前。

地： 關中新豐之鴻門。

景： 項羽行營之中軍。後面是黑色的帷帳，中間有一過道，可以望見帷後牆上的壁畫。台右前方有一個牌坊式的

軍門，可以通到外邊；台左設一長几，上置軍符等物。

登場人物

韓 信——郎中

范 增——年七十，大將軍

項 莊——項羽之從弟

項 伯——楚左尹，項羽及項莊之叔

項 羽——年二十七，諸侯上將軍

步 郎

持戟郎

牛 郎

開幕時韓信獨自在軍門前，呵着僵凍的手指，在那裏出神，手中的長戟橫偃在膝頭上。他抬頭遠望，搖頭歎了
一口氣。

范增自左上。

范 呀，韓信……（韓驚起揖范）……聽說虞夫人今天可以到了，是不是？

韓 是。昨天晚上虞夫人派飛騎來報信，說本該昨天就可以到鴻門的，只因地下凍了冰，不好走，要今天飯前飯後才能到。

范 主公要去接她嗎？

韓 主公一早就到新豐去迎接夫人了。

范 哦……剛纔我看你又在那裏長吁短歎，你有什麼心事麼？

韓 沒……沒……沒有，范老將軍。

范 你想家是不是……這也難怪你。你們跟着主公東征西討，也有兩三年沒回家鄉了。可是你不必歎氣，現在暴秦已經被我們滅了，再過幾天，主公就要到咸陽，把天下裂土分疆，封給諸侯將軍們。那時候我們就可以回老家去了。

韓 韓信倒是有去的意思，可並不想回老家去。

范 那麼，你想到那兒去？

韓 韓信想投奔到別處去。

范 難道說，主公什麼地方待虧了你不成嗎？

韓 主公看待將士們倒是十分寬厚的。可是韓信跟隨着主公已經有兩年了。初來的時候，當了一名「郎中」如今……揜着這枝長戟，還是一名郎中。大丈夫堂堂七尺之軀，難道一輩子跟這枝長戟爲伍嗎？

范 我一向知道你是有才氣，不肯久居人下的。不過你年紀青，總要忍耐一點；主公是不肯虧待你的。主公只看得起匹夫之勇。韓信既沒有拔山舉鼎之力，又沒有衝鋒陷陣之功，只有胸中這一點計謀韜略，而主公偏又言不聽，計不從。要指望他重用韓信，豈不是難於登天嗎？

范 (默然) 那麼，依你之見，你想投奔誰去哪？

韓 韓信聽說諸侯之中有一位敬賢禮士的英雄。想投奔他去。
范 誰？

韓 沛公劉邦。

范 (狂笑) 哈……哈……哈哈……哈哈……我當是誰哪！(斂笑) 不錯，劉邦倒的確是肯敬賢禮士的。只可惜你投奔得太遲了。

韓 怎麼太遲了？

范 你還不知道嗎？

韓 不知道。

范 劉邦自從進關以來，秦國的金帛財寶，他全都不要，只收藏了秦丞相御史的律令圖書。可見他居心不良，想囊括天下，做第二個秦始皇帝哪。

韓 噫……

范 因此，前天我勸主公趁早滅了劉邦，免得將來受他的害。主公已經決定就在一兩天之內動手了。……你想以主公之強，攻一個弱小的劉邦，好比獅子搏兔，易如反掌……現在你想去投奔劉邦，豈不是像燕子飛到快要塌的房子裏去做窠嗎？哈哈……哈哈……

韓 要是房子真要塌的話，聰明的燕子就不肯飛進去了！

范 難道你以為主公滅不了劉邦嗎？

韓 可是主公不肯滅劉邦，那又有什麼法子呢？

范 誰……誰……誰說他不肯滅劉邦？

韓 他非但不肯滅劉邦……恐怕項劉兩家不久就要通婚姻，攀親家，而且——

范 什麼跟劉邦攀親家？

韓 噫，而且今天中午主公還要請劉邦來吃飯哪！

范 (愕然，然後狂笑) 哈哈……哈哈……你們年青人真會開頑笑。不過老夫是不會相信的。

韓 老將軍真的不信？

范 我雖然上了幾歲年紀，還不至於這樣糊塗吧！

韓 那麼老將軍難道不知道左尹項將軍到霸上去的事嗎？

范 你意思說……項伯……

韓 是。

范 他……他……他到劉邦的行營去？

韓 嗯。

范 誰叫他去的？

韓 他自己去的！

范 幾時去的？

韓 昨天晚上。

范 去幹什麼？

韓 天知道！

范 (略停) 你胡說！

韓 韓信一生不得意，就爲不肯胡說。
范 我不信。

(項莊自外入)

韓 老將軍可以請問莊將軍。

莊 (揖范增) 亞父。

范 呀，莊將軍(答禮)你來得很湊巧。

莊 亞父有什麼事？

范 剛才韓信說：令叔昨天晚上到劉邦行營去，可是真的？

莊 不錯。他沒吃晚飯就到霸上去，一直到半夜才回來的。

范 他去做什麼？

莊 我不知道。

范 主公知道他去嗎？

莊 大哥起先不知道，後來家叔回來，跟大哥談了半天……

范 (搶着問) 他說些什麼？

莊 他們談的時候，我倒是在旁邊，不過我瞌睡得很，沒聽見。

范（很失望）你想想，也許聽見一兩句……

莊（搔頭，追憶）想起來麼……我大概是睡着了。

范！你這廢物！

韓 請問莊將軍，主公現在還要打劉邦嗎？

莊 聽說大哥現在不要打劉邦了。

韓 項劉兩家要攀親家了，是不是？

莊 聽說有這個意思。

韓 今天中午主公還要請劉邦來吃飯是不是？

莊 也聽說了。

韓（向范增）老將軍聽着，這可是莊將軍說的，不是我韓信信口開河呀。

范（向項莊）你聽說了，你聽誰說的？

莊 這是……這是大哥自己跟我說的。

范 這是主公說的？

莊 對了。

范 哼！等他們叔姪倆個回來，我倒要問問他們。憑着什麼理，不要滅劉邦了？

莊 亞父還有什麼話要問我嗎？（伸了個懶腰）

范 （因失望而氣憤） 沒什麼了！

莊 吃午飯還早哪！那麼……

范 你又想睡了是不是？（憤憤地蹙了一下拐杖）好好睡你的去吧！（項莊抱歉地向左走去）正是「朽木不可雕也！」

韓 （忍着笑） 我也要值班去了。

范 （把他們洩憤） 去，去，去！你們都去！（韓信向右先下，范增忽然招項莊回來）哦！莊將軍，你回來。

莊 （困倦地呵欠） 什麼事，亞父？

范 （回頭看韓信已走出，很機密地） 你知道留着劉邦不殺，我們將來都要受他的害的。

莊 （頭腦簡單，直信不疑） 哦！

范 你們大哥雖然英雄，可是手段欠辣，心腸太軟。

莊 （點頭） 嗯。

范 我知道你是一個敢作敢為的大丈夫。你有胆量殺了劉邦，給你們大哥除掉心腹之患嗎？

莊 那有什麼不敢？（伸了一個懶腰）

范 那麼，今天在酒席筵前，你可以去敬一杯酒，舞一回劍，舞到劉邦跟前，把他這麼一劍……

莊 這麼一劍……？

范 這不結果了劉邦了嗎？

莊 (猶豫地) 嗯……痛快到是很痛快，就是……

范 (搶上去激他) 就是將軍沒有胆量！

莊 (鬚直地抗議) 我……我有胆量……

范 你有胆量(莊拍胸) 你不會臨場退縮？

莊 (覺得這是侮辱) 那怎麼會！

范 那麼我們一言爲定。

莊 一言爲定。

范 好……現在你去睡吧！別到了臨時你又睡着了！

莊 不會(打呵欠) 那麼我去睡了。

范 記住了。

莊 (呵欠着說) 忘不了(轉身向左去，忽又回身)。

范 怎麼了？

莊 殺了劉邦，要是大哥怪起我來，我就說是你叫我殺的。

范 你大哥說話，有我在這裏。你放心好了。

莊 嚶。（剛要進去，忽聽門外有熟悉的語聲，他停着傾聽不走。）

門外人聲 主公回來沒有？

門外持戟郎答聲 主公還沒回來，左尹。

莊 （醒了一半）呀！我叔父回來了！我要走了。

范 怕什麼？我正要找他問話哪！

（楚左尹項伯——項羽和項莊的叔父——戎裝佩劍上。項莊恭敬地直立，照軍中的儀式欠身揖項伯。）

莊 叔父。

伯 （略一頷首）嚶。（向范增欠身）范公長壽。

范 （傲慢地欠身）伯公長壽。（負氣以背向項伯）

伯 （覺得范增態度傲慢，自己未免心虛，但故作鎮靜，呵着僵凍的手指，和項莊說話）關中的天氣可真冷。現在

快要晌午了，外面還是滴水成冰的。

范 （冷冷地）可是還有人不顧寒冷，深更半夜地趕到霸上，給劉邦通風報信去哪！

伯 （臉上略露羞怒之色）范公可是指着我說話嗎？

范 （輕蔑地）老夫怎麼敢這樣放肆！（揶揄地）難道說，半夜到劉邦營裏去的就是伯公嗎？

伯 (遏着怒氣) 我去倒是去過，可並沒有給沛神通……風……報……信……

范 (諷刺地) 失敬，失敬。那麼伯公想來是給主公探聽軍情去的吧！(用眼睛釘着項伯)

伯 請你不要疑心。我是去看張子房的。

范 哦！原來伯公是看張良去的。

伯 子房跟我是至交。一旦項劉兩家打起仗來，他免不了遭難。所以我特地到霸上，勸他快走。

范 原來如此。(舌有偏鋒) 可是張良是劉邦的心腹，他沒有給伯公引見引見劉邦嗎？

伯 (嘴裏雖硬，實是心虛) 我沒有見沛公。

范 沒有？(勃然變色，鬚髯戟張) 那麼請問伯公，主公怎麼忽然變計，不要滅劉邦了？

伯 那沒我的事，你問他自己。

范 我再問你，項劉兩家怎麼忽然要攀親家了？

伯 我不知道。

范 不知道！那麼今天劉邦忽然要來吃午飯，伯公難道也不知道嗎？

伯 (無法狡賴) 這是誰說的？

范 (指着項莊) 請你問問令姪。

伯 (勃然大怒向項莊) 畜生，是你搬的口舌嗎？

莊（惶恐地）姪兒沒有。這……這……這都是韓……韓信說的。

伯 哦！韓信這個狗才！

范 大丈夫一人作事一人當，伯公又何必遷怒於韓信呢？

伯 好，就算是我作的，又怎麼樣！

范 伯公到底是承認了……哼！虧你還對得起主公。

伯（咆哮地）他是我的親姪子。

范（憤怒至極）可是你出賣了親姪子。

莊（起初畏縮地躲在一旁，現在只得硬着頭皮，上前給他們分解）叔父……亞父！

伯 你敢出口傷人！

范 你能出賣主公，我就能罵你是不忠不義之輩！

（項伯突然掣出佩劍，范增急以拐杖招架，項莊急忙攔住項伯，這時軍門外一陣馬蹄聲，但三人都沒有聽見。以下的對話是在這混亂的場面中說的。）

伯 老匹夫！

范 楚賊！

莊 叔父！叔父！

（正在難分難解的時候，韓信領着一隊持戟郎自外入，排列於右門的兩旁。他們站得很直，一手持槓當胸，另一只手握着長戟。項伯和范增看見持戟郎進來，方才大家住手。這時台上肅靜，可以聽見軍門外隱隱有戰馬蹄蹶聲和喧嘩聲。）

韓（照軍儀傳警）主公回來了。

伯（收劍入鞘，向范增）我們回頭算賬！（悻悻然走左邊下）

范（傾聽軍門外的喧嘩聲）外面什麼急毛喊叫的？

韓 哦！許是虞夫人到了。

莊 也許是大嫂的車子翻了。

（這時門外有吆喝聲，門內持戟郎口中應着，一齊把手中的戟舉起來。范增和項莊都整冠肅立。項羽自右門入。）

莊（欠身揖）大哥，大嫂沒來嗎？

項 沒接着。路上滑得很，她也許要下午纔起得到哪。（向范增欠身）亞父。

莊（長揖）主公，剛才聽見門外喧鬧，老夫還當是……

項（笑着說）哦，那是一個鄉下人。我下馬的時候，他忽然衝到馬前，把我的烏騮嚇了一跳，要不是我眼明手快，差點兒蹣了一交。

（步郎甲乙二人推着一個十八九歲的鄉下人進來。那孩子身上穿得又襤褸，又單薄，臉和手部凍得發紅。他看見劍戟森森的排場，直嚇得渾身戰慄，像一隻被人捕捉的松鼠，心裏急得發慌，可是又絕對沒有抵抗的能力，只得任人擺佈。步郎把他推到項羽跟前，粗暴地把他摔在地上。）

步郎甲 啓稟主公，刺客逮着了。

項 （一見就喜歡這孩子的傻樣子）他是個刺客？

步郎甲 是的，主公。（呈上一柄削竹片的短刀）這是他的兇器。

項 （不信地笑着，一邊玩弄這柄刀）這是你的刀嗎？

孩 （又嚇又抖，眼睛直望着持戟郎的長戟發楞）我……我……我……

項 （回頭向步郎和持戟郎們）你們先出去，不要在這兒嚇唬他。

步郎甲 乙 是。（退出右門）

持戟郎

項 （向孩子）不要害怕，你起來說話。（慈愛地笑着）

（這孩子沒想到會遇到這樣和善的待遇，他只把眼睛瞪着項羽。）

莊 叫你起來，你儘管起來好了。

（孩子要想起來，可是嚇得沒氣力，掙扎不起來。）

項 來。(俯身攙他起來)呀，你的手冰涼的。這麼大冷天只穿一件單衣裳，那怎麼行？(把身上披的蜀錦狐

桂脫下來，披在孩子的肩上。和顏悅色地拍着他的背) 噫，現在你可以不用哆嗦了。(這孩子從來沒受過

這樣的待遇，沒嘗試過狐裘的溫暖。起先他受寵若驚，幾乎疑惑自己在做夢，但他低頭一摸這件狐裘，毛茸茸的確是一件有實質的東西，又覺得這並不是夢。他抬起頭來望着項羽，從心裏湧出來的感激潤溼了他的眼睛，融

化了剛才的恐怖)他們說你是來行刺的？

孩 我……我不懂得什麼叫行刺。

項 (點頭)我看你也不像……可是你這把刀……？

孩 ……這是削竹子的。

項 (把刀子遞給他)還你。(孩子接了刀，藏在衣襟裏)不是來行刺，那麼你幹什麼來了？

孩 我是來看項羽的。

莊 (跑上前吆喝着)你怎麼敢叫上將軍的名字！(孩子嚇得躲到項羽背後)

項 我不准你嚇唬他。鄉下孩子怎麼懂得這許多忌諱哪？

莊 是，大哥。

項 (向小孩)你要看項羽嗎？

孩 噫。

項 那麼你看吧。我就是項羽。

孩 你？

項 對了。

孩 (上下打量項羽，又轉到他背後去看了一下，然後垂覺地搖搖頭) 你不像。

項 (想不到他會不信，感到新的興趣) 我不像？(孩子點點頭) 你看見過項羽嗎？

孩 沒有。我聽人家說項羽是有四只眼睛的，前頭兩只，腦袋後頭還有兩只。

項 (笑着向范增項莊) 你們聽見沒有？我有四只眼睛。

莊 還有人說大哥是長着三頭六臂的哪。

項 這不成了個怪物了嗎？哈哈……哈……(向小孩) 你聽着，我真的是項羽。我並沒有三頭六臂也

沒有四只眼睛，可是我每個眼睛裏有兩個瞳人。

孩 兩個瞳人？(驚奇地向項羽看着)

項 對了。你要看嗎？(小孩個兒矮，瞧不清楚項羽的重瞳。項羽輕輕地用手把他托了起來，讓他瞧個明白) 瞧見

沒有？

孩 (驚喜地) 咦！真的兩個瞳人！

項 (放他落地) 現在你該相信了吧！

孩 (滿意地) 嗯……(傻氣地) 讓我再看看。

項 (笑着, 再把他托起來) 好, 再看看。(小孩仔細地看了一眼) 瞧夠了嗎?

孩 穀了。(項羽把他放落地)

項 你今年幾歲了?

孩 我不知道。

項 你叫什麼名字?

孩 我沒有名字。我給人家看牛, 他們就叫我牛郎。

項 呀, 牛郎, 挺好的名字。你姓什麼?

牛 我沒有姓。

項 唉, 你不懂嗎? 你爸爸姓什麼?

牛 我沒有爸爸。

項 哦!……那麼你媽呢?

牛 我沒有媽媽。

項 你總有叔伯親戚……

牛 都沒有。

莊（趕上去一把抓住孩子的衣領）慢着！先把這件衣裳脫了下來！

牛（下死勁攥住了肩上的蜀錦狐桂）這是他給我穿的。

項（命令地）讓他穿着得了！

莊（只得服從）是（他領着孩子走左邊下）

項（望着孩子出去）怪可憐的，沒有父母，沒有親戚，也沒有家……

范（譏刺地）但願他別連主意都沒有！

項（回過頭來，覺得范增話中有刺）亞父，你今天好像不大高興似的。誰得罪你了？

范誰也沒有得罪我。不過眼見得主公輕信讒言，舉棋不定，老夫想告老回鄉了。

項哦，我知道了。你是爲了劉邦的事生氣嗎……唉，這是一件小事，你又何必哪？

范主公以爲這是小事嗎？

項我也知道劉邦不是一個安分守計的人。

范主公既然明白，那麼爲什麼不聽老夫之言，趁早把他滅了，以除後患？偏要聽信讒言，養虎傷身呢？

項我不是不聽你的話，不過劉邦有多大能耐？他手下兵微將寡，要滅他還不是易如反掌，何以一定

要現在呢？況且，這一次討滅暴秦，他也有功勞，在這個時候，我要是把他滅了，豈不教天下人罵我

妒賢嫉能，妄殺有功之人嗎？

范 可是主公要是現在不殺他，等到日後他羽翼已成，那就太晚了。

項 那麼，依你要怎麼樣呢？

范 主公今天不是請他來吃午飯嗎？

項 (有些不好意思) 嗯。

范 依老夫之見，不如就在酒席筵前把他殺了，既不用跟他交鋒對陣，又不費一騎一卒，這是萬全之上策。

項 這個……(沉吟)……不過劉邦今天是來賠罪的。我把他殺了，只怕要被天下人恥笑吧……

范 唉，主公，兵法上不是說：『兵不厭詐』嗎？假使連這點事都要狐疑不決，怕天下人恥笑，那麼主公還能號令諸侯，成霸王之業嗎？

項 (敷衍他) 好好，好好。你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

范 那麼，事不宜遲，老夫去安排着刀斧手伺候。在喝酒的時候，主公只消擲盃爲號，他們就一齊動手。主公意下如何？

項 (一味敷衍) 好，就這麼辦。

(項伯自左上)

伯 賢姪，真想這麼辦嗎？

項（愕然回頭看見項伯）哦，叔父……我不過是跟亞父隨便談談罷了。

伯 難道你不知道我跟沛公已經攀了兒女親家了嗎？

范（插嘴）哦，原來伯公跟劉邦已經是兒女親家了。失敬，失敬。

項（竭力調解）現在亞父既然知道了，那就好說話了。

范 我可不攬劉邦是伯公的親家，冤家。

伯 你要怎麼樣？

范 他要不來便罷……

伯 要是來呢？

范 只怕他的性命難保！

伯 恐怕不由得你作主。

范（怒不可遏）那麼難道由你作主？

項 得了，得了。這件事我們慢慢地再商量好了。

范 不，主公應該當機立斷，還是聽他的話呢？還是聽老夫的話？

項 那麼我就這麼辦。回頭劉邦來了，要是傲慢無禮，我就聽亞父的話，把他殺了。要是他誠心來賠罪

……我就聽叔父的話，饒了他。

范 我可不能饒了他！

伯 我不能讓你害了他！

項 好了，大家不准再吵。我就這麼決定了。

（韓信自右門上。）

韓 啓稟主公，沛公劉邦肉袒負荊，在軍門外候見請罪。

（這個通報來得突兀，大家愕然。）

項 哦……（躊躇地向范增項伯覷望）

韓 主公要不要見他？

項 （囁嚅地）你說我有請

是（退下）

范 劉邦來了。主公究竟打算怎麼辦哪？

項 （不耐煩地）我不是已經告訴你了嗎？

范 可是主公萬不能模稜兩可。

項 這何嘗是模稜兩可？我不過是見機行事罷了。

范 你可別上了小人的圈套！

伯 誰是小人？

范 (指着他) 就是你！

項 得了，得了！

(韓信重上)

韓 沛公劉邦到。

(劉邦肉袒負荊自外入，背後跟着張良和紀信。他們一進門就匍伏在地下。)

劉 臣劉邦冒犯虎威，罪該萬死，伏請上將軍處罪。

(項羽尷尬地向范增和項伯看了一眼，然後走過去扶劉邦起來。范增憤然拂袖，項伯面有得色。)

(幕)

第一幕 第二景

時：第一景之後約一小時。

地：項羽行營之中軍。

登場人物：以出場先後爲序。

項羽

項伯

范增

韓信

項莊

陳平

劉邦

張良

紀信

樊噲

年約三十三歲，楚都尉。

年五十二歲，武安侯，號沛公。

年約四十五歲，韓國之司徒，以客卿之立場佐劉邦。

年約四十，劉邦之部將。

年約四十三四歲，爲劉邦之駙馬，因功賜重封，號賢成君，爲沛公參乘。

虞姬 年二十歲

持戟郎八人

軍門衛士二人

飛騎一人

景：項羽行營中軍之壇場，這是一座正方的平台，四面都有階陛可以升降。台的後面有一重帷幕，幕前列着一排紅髹的木架，架上豎着纛幟羽葆和棨戟干戚。在平時這座壇場是主將發號施令之處。現在借他做宴客廳，所以上台鋪着三張席，向外列成門形，每席之前有一只低矮的食案，很樸質但並不笨重，漆色和裝飾的花紋都不像後代的傢具那麼纖巧俗氣。時在隆冬，那三張席上都鋪着獸皮的厚褥，正中的褥墊比其餘兩個略高（那時還沒有椅子）。在這壇場的右前方是「軍門」，和第一景相同。

開幕時，賓主舉觴相祝，鬧盈盈地一片「萬歲」聲。（古時稱觴祝壽輒呼「萬歲」。）

項羽獨自踞坐在正中的席上，劉邦的席在他的右邊，項伯和范增陪坐在左邊。張良和紀信侍立在劉邦背後階陛的兩旁，陳平侍立在左階的內側，項莊向外坐在左階的另一邊，正在瞌睡。持戟郎八人分列在壇場後面的兩側。韓信獨自站在軍門口，門外有兩個執戟的衛士守着。壇場的食案上杯盤狼藉，顯見得那歷史上有名的鴻門宴已到了酒酣耳熱的階段，但劉邦還好好的在那裏喝酒。這可以證明殺劉派的主張還沒有貫徹，同時也可以說明范增臉上焦躁之色和潛伏着的鬥爭，從表面上看，這宴會的空气很融洽，但知道內幕的人却覺得非常緊張。范增等得不耐煩，屢次向項羽使眼色，同時把佩着的玉玦給他瞧。玉玦有決絕之義。但項伯却舉觴勸客，故意搗亂。

伯（舉觴向劉邦和項羽）今天我們在鴻門歡宴，但願劉項兩家永遠好合！

項（舉觴）但願我們這一次滅了暴秦，從此可以天下太平。（一飲而盡）萬歲！

劉萬歲！（賓主各乾一杯。范增以手中觴向項羽示意，但項羽並不覺得。）

項沛公，說起了暴秦，我到想起了當年（向張良）張司徒在博浪沙中刺秦始皇帝的事。現在回想起來，我還覺得非常痛快。

張（稽首謝項羽）多蒙上將軍誇獎。……不過張良很慚愧，那一次行刺，誤中了副車，沒有刺着秦始皇帝。

范雖然誤中了副車，可是有這麼一刺，也就大快人心了……

項聽說那次行刺用的鐵椎有一百斤重，是不是？

張有一百二十斤重。

項（讚賞地）一百二十斤重！你那位壯士一定是好力氣。

張他雖然比不上上將軍的神力，不過已經是很難得的了。

項現在他在那兒？

張自從那次分手之後，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項（關切地）你有法子找到他嗎？

張 臣找了好幾年，可是還沒有找到。這種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項 (嗟嘆) 可惜，可惜……唉，無論如何，博浪一椎倒底還是痛快。(舉觴向客) 來，我們爲博浪沙的壯

士大家乾一杯！(大家舉觴) 萬歲！(二飲而盡)

衆 萬歲！(乾杯)

項 今天有酒無歌，逗不起興致來。

伯 要是虞夫人在此，載歌載舞，那就熱鬧了。

劉 (向項羽) 哦，尊夫人不在軍中嗎？

項 她現在洛陽。我新近派人去接她，說不定今天就可以到。(藏不住心中的快樂) 我真高興極了！

劉 恭喜，恭喜。早知道尊夫人駕到，臣不該今天來打攪。

項 那不相干。你我「通家之好」，前年在薛城的時候，我們兩家人不是時常見面的嗎？

劉 是呀，算起來，已經快兩年了……還記得那次上將軍打破了襄城回來，臣預備好了一杯水酒給

您接風，尊夫人唱楚歌，跳楚舞……這個情景好像還在眼前哪。

項 她要是趕得上這個宴會，我就叫她唱一支歌，跳一個舞，助助酒興好不好？

劉 不敢當，不敢當。

范 (趁此機會) 說起了歌舞(回頭見項莊睡着了，就用佩劍鞘戳他一下) 莊將軍，你剛才不是說要舞劍

嗎？

莊（猛然想起，躊躇着）我……我……

范（逼着他）不用客氣，今天貴客臨門，將軍就舞一套劍來助助興吧！（向劉邦）沛公，我們莊將軍的劍是有名的。

劉 那一定要請莊將軍舞一套，讓我們開開眼界。

莊（想推辭）末……末……末將不……

范（以目視項莊）莊將軍是一言爲定，不會臨場退縮的。

莊（沒奈何）那麼末將只能獻醜了。（他照着規矩向陳平拿了酒壺，走上壇場，斟了一巡酒，然後把壺還了陳平，走下階，舉觴稱壽）萬歲！

衆 萬歲！

（大家乾杯，陳平重新給賓主們斟酒。項莊抽出劍來，先使了一個旗鼓，軍門外播着鼓助威。鼓聲漸快，項莊的劍也漸快，一回兒，他劍光撩亂的舞到劉邦座前，突然上階，那時形勢緊張，劉邦、張良和紀信冷不防都喫了一驚，項伯早就提防着，他看項莊上階，馬上掣出佩劍，越席上前，鏗的一聲架住了項莊的劍刃。）

伯（乾笑着）我看舍姪一個人舞劍太冷清，倒不如我們叔姪二人對舞來得熱鬧。借此就請大家再喝一杯。（說畢，陳平給他遞過酒觴，他舉觴向劉邦等）萬歲！

衆
萬歲！

（大家又乾一杯，劉邦和張良等嚇了一身冷汗，如坐針氈。項伯和項莊下階對舞，項莊幾次三番要刺劉邦，項伯總是蔽翼着，教項莊下手不得，他們舞得萬分難解的時候，張良偷偷地溜到軍門外面去了。）

（項伯年紀大，舞了一回，氣力不加，劍法逐漸鬆懈，被項莊逼離壇場的右角，一路退到台左方。那時軍門外忽有喧嘩聲和戟楯相撞聲，項莊使了一個解數跳出圈子，翻身跳到台右，想刺劉邦，冷不防一個滿臉鬍鬚的黑大漢，在軍門口撞倒了衛士，衝了進來，張良隨後也跟進來。項莊楞了一楞，不及動手，那黑大漢已衝到壇場左角，護衛着劉邦。他目瞪着項莊，又瞪着項羽，「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莊氣餒，不敢妄動，只呆呆地望着那黑大漢。）

項（向張良）這位是誰……

張是沛公的參乘，賢成君樊噲。

項真是個壯士。（向陳平）陳都尉，給他斟一「斗卮」

是，主公。（斟滿一「斗卮」遞給樊噲。）

樊（取酒，拜謝項羽）謝上將軍。（起來一飲而盡。）

項再給他拿一只豬腿來下酒。

陳是。

項（向項伯項莊）你們舞劍舞得連喝酒都忘了，快來重新入席吧。

伯 真的我忘了。(他和項莊各回本位，范增氣得白鬚戟張，瞪了項伯一眼)

范 (憤憤然) 老夫不勝酒力，要一步告退了，主臣，主臣。(「主臣」漢語「惶恐」也)

劉 范公請便。(范增勃然離席，拂袖走左邊下)

項 (爲范增掩飾) 亞父上了幾歲年紀，多喝了兩杯酒，就支撐不住，沛公不要見怪。

張 但願范老將軍不怪沛公禮貌不週就是了。

伯 那兒的話，那兒的話。

(陳平持一盤生豬腿自左上)

陳 啓稟主公，沒有煮熟的豬腿，只有生的。

項 生的怎麼吃呀？快教他們煮熟了拿來。

樊 生的更好，臣就喜歡吃生的。

項 (驚喜) 真的！真是壯士！(陳平把生豬腿遞給樊噲，樊噲毫不客氣，覆其盾於地，把豬腿放在盾上，拔佩劍切而

食之)

項 你還能喝酒嗎？

樊 臣死都不怕，何況一杯酒哪？

項 好！(向陳平) 快給壯士斟酒。(陳平遵命斟酒)

樊（拜謝）謝上將軍。（起立飲酒）剛才臣看舞劍的情形，只怕不利於沛公，所以不得不闖門進來，冒犯虎威，請上將軍恕罪！（伏地再拜）

項（避席下階，扶他起來）壯士不必多禮，也不用多疑，沛公跟我戮力同心，掃除暴秦，我怎麼能有不利於沛公之意哪？

劉（拜項羽）謝謝上將軍的盛情……（起身下階）臣自從進關以來，沒有一天，不等上將軍駕到，主持大局，決不敢心懷異志，忘了上將軍的恩德，請上將軍不要多疑。

項沛公不必多心，我決不猜疑。（韓信上，立在軍門口）

劉多謝上將軍。（張良潛曳劉邦的袖，邦會意）酒喝得太多了，臣想先去更衣，再來陪上將軍幾杯。

項沛公請便。我們大家都去更了衣，再入席吧。（大家都離席下階）

劉遵命。（恭敬地欠身一揖，退後幾步，然後走出軍門，樊噲張良紀信跟着出去，項莊走左邊下。）

項樊壯士。

樊上將軍。

項回頭我們多喝幾杯。

樊謝上將軍。（欠身出。陳平開始指揮持戟郎等重整杯盤）

韓（搶步上前欠身）啓稟主公，剛才飛騎來報夫人已經過了新豐，即刻就要到了。

項 (快活得幾乎手舞足蹈) 怎麼早不說快叫他們備馬,我親自去迎接。

韓 是。

伯 客還沒有走,你怎麼能去?

項 勞叔父代我招待一會兒,姪兒去去就來。

伯 (一把拉住他) 你們小夫妻早見一刻晚見一刻,沒有什麼相干。可是你要是怠慢了賓客,豈不叫人家笑話。

項 有叔父代勞還不是一樣?

伯 我可代不了這個勞!范老頭兒剛才攬掇我們三傻子行刺沛公,沒有得手;說不定也許還有別的詭計。你跑了出去,還有誰攔得住他?

項 (無可奈何) 唉!真麻煩;(急得發怒) 都是自己人,爲什麼要這麼苦鬥呢!鬧得我連出去接家眷都不能夠,這真是太難了。

伯 誰叫你縱容范老頭兒的哪?

項 (煩躁地) 好了,好了,我不去接她就算了!(向韓信) 你先叫夫人的飛騎進來問話。

韓 是。(出軍門)

項 (回頭一望) 咦,三弟哪?

伯 三傻子討了個沒趣，大概去睡覺了。

項 我正要問問他，是不是亞父教他行刺劉邦的？

伯 那還用問嗎？虧得我見機，總算沒鬧出笑話來，不必再找他來了。

（陳平上前欠身。）

陳 啓稟主公，杯盤已經整理好了。

項 哦……你去請沛公他們來重新入席吧。

陳 是。（走軍門出去，韓信引着飛騎自軍門入）

飛 （向項羽深深一揖）參見主公。

項 少禮……夫人一路上平安嗎？

飛 一路很平安，就是想念主公。

項 哦……我聽說夫人今天上午可以到，所以一早就到新豐去接的。

飛 本來上午可以到了，只因路上的積雪都凍了冰，滑得難走，所以慢了。

項 夫人是坐車來的呢，還是騎馬來的？

飛 夫人不喜歡坐車，一路上騎馬來的。

項 （就心地）唉！她總是任性，天寒地凍，要是捧下馬來那還了得？

項（向韓信）也罷，你跟他帶領部下的「騎郎」趕快去見了夫人，就說軍中有客，我不能親自去迎

接了。

韓 是（用手招壇場後面的「持戟郎」們）

項 你們快去快來！

飛韓（欠身）是（向軍門走去，持戟郎八人隨下）

項 哦，路上滑得很，教夫人千萬不要催馬！

飛韓 是（出去。陳平進來）

陳 啓稟主公，沛公差張良來謝主公。

項 哦，請他進來。

陳 有請張司徒。

（張良拿兩個長方的木盒進來，先把木盒放在壇場右角，然後整衣上前揖項羽。）

張 啓稟上將軍，剛才沛公來拜見上將軍，隨身帶了兩份薄禮，本來早就要獻給上將軍的，只因范老將軍發怒，所以沒呈上，如今范老將軍的怒氣亦許平一點了，臣才敢把薄禮奉獻，同時給沛公代致謝意。（伏地拜項羽）

項 (扶張良) 少禮，少禮，沛公其實又何必這樣客氣呢。

張 這不過是沛公一點誠心而已。(回身取一木盒雙手獻給項羽) 這是沛公獻給上將軍的白璧一雙，

這雖然比不上價值連城的和璧，也算是沛公的一點敬意，請上將軍笑納。(項羽開匣看禮物)

項 (劉邦的遇到使他歡喜) 多謝沛公的厚賜。虧他想得這麼週到，教我受之有愧却之不恭了。(放下木盒)

張 (奉上了第二個木匣) 這裏有玉斗一雙是沛公獻給范老將軍的。斗是容物之器，但願范老將軍處

處寬容一點兒，沛公就感恩不盡了。

項 回頭見了亞父，我轉交給他好了。(放下木盒)

張 多謝上將軍。

項 軍中沒有什麼寶物可以還禮，只有兩匹駿馬，一匹就是我常騎的「烏騮」還有一匹叫「駿耳」的，我把他送給沛公吧！

張 謝上將軍的厚賜。

項 (向陳平) 陳都尉，你去吩咐他們把「駿耳」牽到軍門外交給張司徒。

陳 是。

項 (向張良) 回頭喝過了酒，我親自陪沛公試馬。

張（深深一揖）謝上將軍。（和陳平出軍門）

（項羽重新開了木盒，拿出白璧細細地賞鑒。范增自左上。）

項呀，亞父，你來瞧瞧，我是不懂的。

范（諦視白璧眼睛露出驚異的神情）這雙璧來歷的亦許不小，上面鐫着龍文……（把璧拿在一臂之遙，湊

合他的老光眼睛）嗯……還有一行銘文……呀！這是始皇帝二十八年渡大江祭江神用的璧。到了三十六年，始皇帝過華陰平舒道，江神化爲人形，又把這一雙璧還給他……這是希世之寶。

項我還以爲這是一雙平常的白璧哪。

范這雙璧一向藏在阿房宮，主公怎麼得來的？

項這是劉邦送給我的。

范（愕然）是劉邦送的……（氣憤地）主公難道已經受下來了？

項他一片誠意，我怎麼好不收呢？

范（以拐杖叩地）唉，剛才輕易地放過了他，如今又受他的人情，這……這……這……

項亞父何必爲了這一點小事生氣哪？劉邦並不是單送我一個人，他還有一對玉斗是送給你的。

（取另一只木盒給范增，這時門外有車馬聲）

范我不要他的人情……

項 (開了木盒，取出玉斗) 不要這樣固執，我已經代你受了。

范 那我萬萬不能受！

項 唉，看在我的份上，你就受了吧。

范 不能！不能！不能！(用手推拒)

(韓信匆匆自軍門入，項羽回頭)

韓 啓稟主公，夫人駕到。

項 呀，夫人到了！(慌忙把玉斗放在壇場左角) 受不受隨你吧，亞父。(他連說帶跑，走出軍門，韓信跟着出去。)

范 (望着項羽出去，用力把拐杖叩地) 唉，豎子不足與謀……日後奪你天下的，一定是劉邦。吾輩免不了

都要做他的俘虜哪！(憤然向左走去，經過玉斗禁不住憤氣憤膺，突然拔出佩劍，把玉斗劈碎) 唉！(走左邊下)

(這時韓信已領着八個持戟郎進來，分列於「軍門」兩旁，門外一陣談笑聲，他們就舉戟相交，項羽在交叉的

戟下進來，虞姬跟着進來。)

項 我想不到你來的這麼快！

虞 妾身等不及跟車輛慢慢地一塊兒走，過了新豐，就叫飛騎引路，催馬加鞭，一口氣趕到了。(持戟郎

退)

項 (譴責地) 我叫韓信傳口信，教你不要催馬，你又不聽話了。

虞（笑着）等他們來接，妾身已經快到門口了。（把手裏的馬鞭放在壇場邊）一早晨趕路，趕得我挺累的。（坐在壇場邊沿上，無意中看見破碎的玉斗）啊呀！是誰打碎了東西（拾起一片）呀，可惜倒是白玉石的。

項 啊呀！這一對玉斗好好地怎麼碎了。

韓 是范老將軍用寶劍劈碎的。

項 唉，他不肯受就不要受，何苦把牠劈了呢？（韓信悄悄地退去，只剩項羽跟虞姬在台上）

虞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項 說起來話長。這對玉斗是劉邦送給亞父的。亞父一定不肯受，如今索性發脾氣把牠劈了！

虞 啊呀！亞父的脾氣還是那麼大嗎？

項（搖着頭）好像比以前更大了。

虞（直覺地）那也許是因為將軍沒有像以前那麼肯聽他的話吧？

項 不過近來他常有不近情理的話，你教我怎麼能聽他呢！

虞 可是將軍應該聽亞父的話，妾身覺得他說的話總是對的。可惜有時候太直爽，不大中聽就是了。

項 這個我都明白，所以我有時候只能敷衍他，省得他生氣。

虞（搖頭）喲……這比不聽更不好，要是他發覺將軍在敷衍他，一定會氣得更厲害的。

項 這就難了。

虞 (看見盛白璧的木盒) 呀，這個很精緻的是什麼盒兒。

項 哦，我差點兒忘了！(拿起木盒，把蓋抽開) 這是一隻白璧。

虞 待妾身看看。(拿出白璧)

項 這雙璧的來頭，大得很呢，是秦始皇祭江神用的……

虞 怪不得玉色那麼可愛，雕刻得那麼精工！

項 你喜歡麼？

虞 太可愛了！

項 那麼就把牠送給你，算是我們今天久別重逢的一個紀念吧。

虞 (斂衽) 謝謝上將軍……妾身一定常佩此璧，永不離身。

項 讓我來給你帶在身上。(把璧替她佩上) 你來得真巧，這雙璧到我手裏還不到半個時辰哪。

虞 是那兒得來的？

(項莊上)

莊 呀，大嫂，你到了！(掛)

虞 三弟，妾身剛到。

莊 (向項羽) 吼……吼……

項 你有什麼事?

莊 那個鄉下孩子吃了飯不肯走。

項 哦……你教他進來。

莊 是(下)

虞 什麼鄉下孩子?

項 一個叫牛郎的看牛孩子……你看見了一定會喜歡他。

虞 他是那兒來的?

項 他聽人家說我有四只眼睛,他傻頭傻腦地就相信了,特地跑來看我來了。

(項莊引牛郎上)

莊 這位是虞夫人,你拜見拜見。

牛 什麼拜見?我不懂。

莊 你怎麼一點規矩都不懂?

項 他不懂,就隨他去,三弟。

莊 那麼,你作個揖吧。(比給他看)

牛 (學得不大像) 這樣?

莊 唉,你比我還笨!

項 算了,算了。(笑向牛郎) 你吃過飯了?

牛 嗯。

項 吃飽了?

牛 再吃不下了。

莊 快謝謝上將軍。

牛 我不懂得謝。

莊 什麼?

項 那麼人家待你好,你懂得不懂得?

牛 待我好,我也不說,我記在心上。

虞 (喜歡地) 他一點都不傻,挺明白的。

牛 (向項羽) 她是誰?

莊 胡說!

項 (以手禁止項莊) 她是我的夫人……我的……我的……我的……

牛 你的老婆。

項 對了，我的老婆。

牛 長得像畫兒上的美人一樣的。

（項虞都笑了。）

莊 少胡說！虧得上將軍跟虞夫人都是好脾氣，不怪你……快回去吧！

牛 （着急）我不要回去……四爹要打我的……

項 你想呆在這兒嗎？

牛 我不要白住你的，白吃你的。我會給你看牛。

項 我可沒有牛。

牛 （失望）你不養牛？

虞 留着他給你看馬吧，將軍。

牛 （抗議地）我不懂得看馬。

虞 不要緊，看幾天你就會了。

牛 （委曲地）那麼，我就看馬吧。

項 好。你先跟他到馬房去。（向項莊）三弟，告訴他們，誰要是欺負了他，我知道了可不答應啊！

莊 是，大哥。（向牛郎）來，跟我去。（牛郎跟他到軍門口）

牛 （忽然回身）不信……你一條牛也沒有嗎？

項 真的沒有。

牛 （惋惜地自言自語走出去）唉，沒有牛……

（項處看牛郎出去了，相對一笑。）

虞 這孩子真討人喜歡。

項 我知道你會喜歡他的……現在的馬夫愛喝酒偷懶，過些時候我想教這孩子做馬夫吧。

虞 （弄着鬚）哦，你還沒告訴我，這雙璧是那兒來的？

項 這是劉邦送給我的。

虞 是劉邦送的？

項 對了。

虞 他到了關中彷彿很得民心呀。妾身一路經過的地方，聽百姓的街談巷語，都說沛公仁義寬厚哪。

項 哦……（瞿然）你一路聽見百姓談起我嗎？

虞 當然聽見的。

項 他們怎麼說？

虞 他們都知道將軍是個蓋世的英雄……不過一提起將軍的名字，大家就覺得害怕，連小孩子都嚇得不敢哭……

項 他們怕我什麼？

虞 他們以爲將軍是三頭六臂，青面獠牙，殺人不眨眼的魔王。

項 他們以爲我是個魔王？

虞 這不怪他們……他們又不認識將軍，只聽說將軍有拔山舉鼎之力，只知道將軍殺殷通，阮襄城，屠城陽，斬李由，殺卿子冠軍，九戰鉅鹿，降章邯，阮秦兵二十萬……這許多血流遍野的事。所以他們想像起來，以爲將軍一定是個兇暴得可怕的怪物了。

項 那麼，劉邦難道就不打仗嗎，不做流血的事嗎？爲什麼他們說他仁義寬厚呢？

虞 那因爲他會假仁假義呀！

項 (低頭沉吟) 怪不得亞父說他胸懷異志哪……

虞 (忽然想起) 呀……妾身路過新安的時候，看見許多秦國的百姓到城外去收屍——就是將軍阮死二十萬秦兵的地方。那是一個陰天，新安城外一望都是黃漫漫的沙土，遠遠的山上也沒有樹木，地上也沒有青草，只是一片荒涼。那些收屍的人披麻帶孝，男的女的，老老小小，在沙地上一邊走，一邊哭着。他們哭得那麼淒慘，連妾身都覺得傷心慘目(聲音悽惻)……他們沒有抱怨，也

沒有咒罵，可是妾身知道他們心裏頭都藏着怨恨——怨恨將軍您……哦，將軍，你爲什麼要阮死那麼許多秦兵呢？

項 並不是我一定要阮死他們。因爲我知道不流血就不能滅秦，不能滅秦，天下就不能太平。所以我下了決心打仗要打得兇，流血要流得多。這才可以速戰速決，天下可以早點得到太平。可是我並沒有想到……

虞 不過現在暴秦已經滅了，從此天下不是可以太平了嗎？

項 (有一點命運的預感) 嗯……等我到了咸陽，把天下分封給諸侯將軍們之後，我們也許可以回江東去過幾年太平日子了，不過……：：：天下的事是很難說的……：：：(黯然)

虞 (強笑) 快不要這樣傷感，將軍。我不該一到就談這些不愉快的事……：：：哦，將軍不是還要宴客嗎？

項 (猛然記起) 對了！

虞 那麼，待妾身到裏面去卸換行裝，將軍也好款待賓客。

項 你剛來，門路不熟，讓我領你進去。(挽虞手同入)

(張良陳平自外入)

陳 沛公試馬試了半天，怎麼還不回來哪？

張 想必是這「騾耳」馬太好了，沛公要多試一回兒吧。

（項伯，項莊，范增自內出，持戟郎們自外入。項范與陳張等集於壇場的階階旁，持戟郎們分列在壇後。羽自左入。張良搶前幾步揖項羽。）

項 沛公怎麼還不來？

張 剛才蒙上將軍賞賜「騾耳」駿馬。沛公試馬去了。

項 哦……那麼我們等他來了再入席吧。

張 上將軍不用等沛公了，他已經回霸上去了。

（這個消息如此的突兀，使大家震驚失色，此時空氣頓時變得很緊張。除張良之外，其餘的人都發出驚詫的聲音，接着是屏息的寂靜。）

范 （即刻恢復了常態，向項羽急促地說）主公趕快派人去追。

張 不過沛公騎的是「騾耳」馬，而且他走的是小路，打酈山脚下「芷陽間道」走，到霸上只有二十里地。馬快路短，此刻也許已經到了！

范 沛公不辭而行，真是太藐視主公了！

張 想沛公是上將軍的部下，今天特地到麾下負荆請罪來了，豈敢藐視上將軍呢？不過禮貌雖然要緊，性命更來得要緊。沛公是不得已而出此下策的。還請上將軍多多的恕罪。（一揖到地）

范 主公難道就此罷了不成嗎？

項 沛公今天到鴻門來赴宴，顯然沒有什麼異志。得饒人處且饒人，我們又何必追究哪？

范 （恨得以杖叩地，怒目瞪着項伯） 正是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項伯剛要反唇相譏）

項 （趕緊把話來岔開） 得了，事情已經過去了，大家不用多說了。（回頭向張良） 我並沒有加害沛公的意思。張司徒回去，可以把這句話告訴沛公，教他不必多疑。

張 （向項羽拜謝） 多謝上將軍。臣回到霸上，一定將此意上達沛公。等上將軍到咸陽，把天下分封給諸侯的時候，沛公一定會到麾下，向上將軍負荆請罪的。（起身） 臣要告辭了。（躬身揖）

項 （向陳平） 陳都尉，你代我送張司徒上馬。

陳 是。（引張出軍門）

項 （撫慰范增） 亞父，你不必生氣了。並不是我不聽你的話，不過我現在既然做了天下的主宰，豈能沒有容人之量哪？亞父，我們暫且放過他這一回吧。要是以後劉邦真的心懷異志的話，我們再收拾他就是了。

范 只怕到那時候就太晚了！

項 （勉強爲這尷尬的局面解嘲） 好了！放着現成的酒席我們都到裏邊去，喝幾盃，給內人接接風吧！
莊 理當理當！

伯好……好……

（他們進去。持戟郎出去。項羽走到左邊回身。）

項亞父，你不進來喝一盃給內人接風嗎？

范（餘憤未息）你們先喝起來，我一回兒就來！

項好，那麼你就來。（下）

（現在台上只剩范增一人，孤憤獨立，眼睛直瞪着遠處。韓信自軍門入。）

范（聽見腳聲回頭）你怎麼不進去喝酒？

韓韓信想學劉邦，不辭而別了！

范你不能再忍耐幾時嗎？

韓韓信已經忍耐了兩年了，老將軍。

范……你……你現在就要走嗎？

韓現在不走，難道要等主公一敗塗地之後再走嗎？

范主公現在威震四海，君臨天下，怎麼會一敗塗地呢？

韓但看今天的宴會，就可想而知了！

范是不是因為放走了劉邦？

韓 放走劉邦還是小事。可是主公明知道您的話是金玉良言，而不能聽，事情到了重要關頭又沒有

決斷，但看今天酒席筵前，行刺劉邦的是項家的人，保護劉邦的也是項家的人，主公坐在上面，死

活都不管，以至於事情弄得這麼糟。逢到一件小事尚且如此，逢到大事那就更不用說了。

范 可是，主公是個蓋世無雙的英雄，心胸寬，氣量大。只是心地太忠厚了。我們也不能說他不是呀！

韓 不過，要君臨天下，成霸王之業，是決不能一味的寬大忠厚的。

范 這麼說……你是走定了？

韓 走定了。

范 (向空點點頭) 那麼……我也不便強留你……你……你走吧。

韓 (惻然) 老將軍您自己呢？

范 (默然半晌) 我是去死不遠的老朽了。主公雖然不聽我的話，可是他把我當父親一樣看待。我不能走，也不忍走……要是我不死的話，也許我們後會有期……(笑着，但聲音是苦的)

韓 (搶前兩步) 老將軍！

范 (揮着手) 你悄悄地去吧。

韓 是(深深一揖) 再見，老將軍。

范 (頷首) 再見。

(韓信走出軍門。范增轉身向觀衆，眼望着上空，老淚瑩然。虞姬自左上。)

虞 亞父，您怎麼不進來喝酒呀？他們都等着您哪。(范增不應，虞走到他近身) 亞父！(范增轉面向她) 怎麼了，亞父？

范 (老淚奪眶而出) 呀……夫人！

(幕)

第
二
幕

第二幕 第一景

時：漢三年四月（公曆紀元前二〇四年五月）距第一幕約二年零四個月。

地：河南滎陽城外，項羽行營。

人物：虞姬 二十二歲。

范增 七十二歲。

項羽 二十九歲。西楚霸王。

開幕時約在晚飯後一小時。軍中早睡，這時已很寂靜，只有斷斷續續的「刁斗」（白天用牠煮飯，夜裏用牠擊柝的軍用鐵鍋）聲和偶然的馬嘶聲。在這寂靜的廣場上有兩個人還沒睡，他們在穹門口出現，在月色下依稀可以辨認出一個是虞姬，一個是范增。他們的神情很嚴重，似乎正在討論一個極困難的問題。

虞 現在是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亞父，你是萬萬不能灰心的。

范 並不是我灰心呀，夫人。自從鴻門宴上放走了劉邦，到現在快兩年半了。這兩年半之中，眼見得劉邦一天一天的強大，我們主公一天一天的衰弱。從前主公是天下之主，劉邦是臣，可是現在已經成了楚漢對立的形勢了。教老夫怎麼能不觸目驚心哪？

虞 惟其如此，你老人家更不能丟開不管了。

范 可是主公現在非但不肯聽話，反而相信謠言，疑心老夫跟劉邦私通消息。非但疑心老夫，就像鐘離味、龍且、周殷那些忠心耿耿的老將，他也沒有一個不疑心。教老夫還有什麼可說的哪？

虞 唉！這些謠言不知道是那兒來的。牛郎告訴我，近來滿營之中像這樣的謠言很多哪。

范 這一定是反賊陳平的反間計。他現在雖然投降了劉邦，可是主公麾下那一個跟他沒有交情，其中難免有人受他的利用，給他散播謠言；這也是意料中的事。

虞 亞父既然知道這是陳平的反間計，那麼您若是丟開不管，豈不就是中了他的計嗎？

范 (輕蔑地) 老夫怎麼會中陳平的詭計？可是主公見疑，教老夫又有什麼辦法呢？

虞 只要亞父不灰心，你把主公交給我了。

范 (躊躇地) 這個……老夫得想一想……

虞 (懇切地) 亞父，您不相信我嗎？

范 這是那兒的話。

虞 那麼您老人家還有什麼不放心哪？

范 不是老夫不放心，可是我知道主公的脾氣優柔寡斷，舉棋不定。縱然他暫時聽了老話，夫的過不了幾天他就要變卦的。

虞 (婉轉地) 您就不肯再試一試嗎？亞父。

范 老夫試過了不知多少次……我試怕了。

虞 (更婉轉) 您就再試一次吧……爲了楚國，亞父……爲了我。

范 (軟化了，但外表上還是不妥協) 你能担保他聽話嗎？

虞 我担保。

范 我打賭你保不了。

虞 我打賭保得了。

范 好，我們就打一下賭吧。

虞 好？要是他聽你的話呢？

范 我就把……(指着身上的玉玦) 這個玉玦輸給你……要是聽我的話呢？

虞 那麼……那麼我把這只白璧輸給您，以後隨亞父怎麼樣，我決不再來勸你了。

范 我們一言爲定。

虞 一言爲定。

范 好，那麼今天晚上我們就試他一試。

虞 他到鍾離味的營裏去了。您今兒晚上就要跟他說話嗎？

范 老夫要說的話是現成的，在這半月中間已經跟他說過了不知多少遍了。

虞 哦！我知道了。就是您前天跟他說的加緊圍困榮陽，不要講和，那一番話是不是？

范 對了。

虞 那麼等他回來，您再跟他說一遍就是了。

范 他要是聽不聽，你可別怪我當場跟他鬧翻。

虞 不怪您……（想了一想）哦，讓我來跟他說吧。

范 你嫌我不會說話嗎？

虞 （笑着）那兒的話……（嫵媚地）可是……你的脾氣……

范 我就是這樣的脾氣。

虞 你瞧！說着脾氣，您就來了。

范 （莞爾）誰教您逗我的？

虞 （話歸正傳）那麼……這樣吧——我先跟他說得差不多了，再請你來一塊兒跟他說。好不好？

范 好吧……可是，我要把話先講明了。他要是聽不肯聽，那麼我馬上就回老家去，以後再也不管了。

虞 （自信地）有我哪……（營外一陣清脆的馬蹄聲和鸞鈴響）呀，他回來了。

范 我們走吧！別讓他看見了，又該疑心我們在搗什麼鬼了！（馬蹄聲到營門停止）

虞 您先走，我在這兒等着。他一進門，我就跟他說。（外面咳嗽聲，馬蹄聲，鸞鈴聲，脚步聲，項羽和牛郎的說話聲。范增走左邊下。）

項羽喊聲 牛郎……躡完了馬你進來，我有事。
牛郎應聲 知道了。

（虞姬走近寫門，項羽進門。）

虞 （斂衽）大王回來了。

項 呀，夫人，你在這兒呀。

虞 是。亞父剛才也在這兒。

項 （想掩飾自己的狐疑）你們在這兒賞月亮嗎？

虞 不，我跟他打了一個賭。

項 打賭……你們打的什麼賭？

虞 他想勸大王加緊圍攻滎陽……妾身說：大王一定會聽他的話的。

項 他說：我一定不會聽他的話，是不是？

虞 對了，我們就這樣打起賭來了。

項 （短促地一笑）那麼，你恐怕要輸給他了。

虞 項

（乘機撒嬌）不，大王不准幫着他，我不幫他。

（這時台上燈光全熄，在黑暗中變景。）

第二幕 第二景

時：緊接着第一景。

地：項羽行營中軍的一間內室。

人物：項羽

虞姬

牛郎

范增

景：一個一尺半高的小平台，前有台階，後有帷帳，離台不遠有二矮几。

第一景終了後，從舞台口的右角燈光復明，同時有脚步聲和虞姬的聲音。

虞姬聲 據亞父說：現在滎陽城裏，沒有糧草，我們要是加緊的圍攻……（她和項羽自右前角出來，向平台走去；燈光跟着他們移左）滎陽就要失守。那時候，還怕劉邦飛上天去不成？

項 這個……亞父早跟我說過了，我沒有依。

虞 可是大王不滅劉邦，劉邦倒想滅大王呢。

項（輕蔑地笑）他有本事把我滅了嗎？你總記得，去年四月我們到齊國征伐田榮的時候，劉邦趁此

機會，帶了五十六萬大兵，浩浩蕩蕩的殺到彭城。那時候我們楚國差不多完全淪陷了，可是我從齊國趕回去，只帶了三萬人馬，在彭城一仗就把他殺得敗不成軍，五十六萬人陣亡了十幾萬，逃到睢水邊，又淹死了十幾萬，一直逃到了此地……這是你親眼目睹的事。你想，現在他的父親跟他的夫人已經被我俘虜了，他自己又被我圍困在這兒，還怕他滅了我不成嗎？……哈……

虞 劉邦雖然屢次被大王打敗，可是他自從併吞了關中之後，殷國韓國都歸順了他，他又派韓信滅了趙、魏，跟常山，現在天下的一半已經都歸了他了。妾身知道他是個陰險狡猾，胸懷異志的梟雄，大王要不趁早滅了他，只怕將來後悔就太遲了。

項 這是亞父的一套老話，你怎麼也說起來了？

虞 因為這句句都是實話。

項 話固然不是沒有理，可是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他們勸我早滅劉邦，是別有居心的。

虞 他們都是大王的忠臣良將，難道他們有什麼不利於大王的居心嗎？

項 你不知道，他們心裏只想滅了劉邦，大家就可以把劉邦的地盤裂土封王了。不過，要滅劉邦就得犧牲千萬士卒的性命，爲了幾個大將要裂土封王而犧牲士卒，那我寧死不幹。

虞 依妾身看來，亞父他們不見得是想裂土封王吧？

項 唉，我說你不知道！有人告訴我，他們甚至於跟劉邦暗通聲氣，指望幫着他把我滅了，大家分封楚

國的土地。

虞 這是謠言！這一定是陳平的反間計！

項 難道英布投降劉邦，也是陳平的反間計？（笑着）那麼陳平自己投降劉邦又是中了誰的反間計呢？他們都是跟了我多年的老將，（沈痛言之）到了利害關頭，尚且如此！你教我還敢相信誰呢？

虞 不過亞父是一向主張滅掉劉邦的，大王難道連他都不能相信嗎？（項羽俯首默然，她失望地以背向他）那麼大王當然也不能相信妾身了。

項 （着慌）這是什麼話哪！（緊握她的手）你怎麼跟亞父比？

虞 因為妾身也主張滅掉劉邦。

項 你爲什麼要滅掉劉邦？

虞 你先別問。

項 （強笑）我知道你是一向幫亞父的。

虞 不錯，因為亞父他是一向幫大王的。

（虞姬凝眸等項羽的答覆，項羽俯首默然。在這相當僵的一刹那，牛郎自左上。）

牛 （已懂得一點禮貌了，但作揖的姿勢還沒有顯著的進步）大王……夫人。

項 有什麼事嗎？

牛（抗議地）沒有甚麼事！大王叫我蹀好了馬進來，我就進來了。

項（想起來了）哦……等我們談完了話你再進來吧！

牛 我怎麼知道你們談心談到甚麼時候？你說個準時候，我就進來。

項 好好……你再去蹀一趟馬進來。

牛 嗯……（自言自語地出去）蹀一趟怕不殺……（下）

項 ……我並不是一定不肯聽亞父的話。不過我不像他們那麼急著裂土封王，我並不急於要滅劉邦。

虞 要怎樣大王才會急於要滅掉他呢？

項 除非是爲了後一代的人。

虞 大王這是什麼意思？

項 要是我有了孩子，那我就不許天下再打仗了。

虞 這又爲了什麼？

項 因爲我不願意再讓我的孩子遭受到戰爭的痛苦，再看見流血的慘痛。我們這一代的人已經被戰爭毀了；我們的眼睛我們的心，已經變得麻木不仁了。我們甚至於覺得戰爭是光榮的，殺人是體面的。我記得在鉅鹿大破秦兵的時候，我騎着「烏騅」，趾高氣揚地進城；那些諸侯將軍，士

卒跟滿城的百姓都匍匐在地上，又害怕，又崇拜，覺得我是個蓋世的英雄。

虞 可是那時候大王自己也覺得「不可一世」的。

項 (笑着) 對了，那時候我是很自命不凡的……可是自從你告訴我，你看見許多秦國的百姓到新安城去認阡掉的秦兵的尸首，我才知道戰爭是罪惡的，殺人是殘酷的。

虞 你既然知道這是罪惡的，殘酷的，那麼你爲什麼還要打仗呢？

項 (苦笑) 因爲我們項家世代做楚國的將軍，我覺得這是我的命運……

虞 這……這不是大王的命運！

項 但願如此。不過我不能讓後一代的人再承繼這個命運……要是我有了孩子，我決不肯讓戰爭把他毀了。我不能容許天下再有流血的事，把孩子從小時候就弄得麻木了。這樣，我們才可以指望他們過一輩子太平的日子，不會走上我們的覆轍……

虞 (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 大王……我不知道你會這樣給孩子打算……我幾乎不相信我是跟你在說話了……怎麼從來沒有聽你說過這些話呢？

項 我藏在心裏很久了……說出來怕你不信，所以總沒有跟你提。

虞 (忽然想起) 大王剛才說有了孩子就不許天下再有戰爭，要是別人不聽呢？

項 誰不聽，再要打仗，我就滅了他。

虞 等有了孩子再滅他，可不太遲了嗎？

項 可是誰知道我幾時才有孩子哪？

虞 (神秘地) 大王還不知道嗎？

項 (一楞) 難道你……？

虞 (點頭) ……我……

項 (深吸一口氣，臉上堆起驚奇的笑) 你已經有了……？

虞 ……三個月了。

項 (驚喜地拉她的手) 爲什麼不早告訴我……虞？

虞 我不知道你會給孩子打算。

項 那麼我馬上給他打算！

(牛郎自右上)

虞 (忽然掙扎) 撒手！牛郎來了！

牛 (見虞姬掙扎，他垂覺地笑着) 我早料定溜一趟馬怕不穀時候的。再溜一趟罷。(轉身就走)

虞 慢走，牛郎。

牛 (忸怩地) 我不走，怪不好意思的。

虞 你去請范老將軍來。

項 請亞父來做什麼？

虞 大王不是馬上要給……打算嗎？

項 (恍然) 哦……請他來也好。

牛 我早料到夫人打賭準贏的。

虞 你怎麼知道我跟范老將軍打賭。

牛 我也跟他打賭咧。他說大王不會聽你的話，我說大王一定聽你的話！如今他可輸咧。

項 快去請他來吧。

牛 (轉身走)

項 慢着！(牛郎走回來) 你教中軍傳我的將令，請諸位將軍馬上到這兒來，商議緊急軍情，不得有誤！

牛 知道了。

項 去吧！

牛 嗯……(急忙跑到左角，又回頭嘻嘻地笑着說) 我早料定你拗不過她的。(下)

項 胡說！(自己也笑起來了) 這個蠢貨愈說愈不像話了。

虞 大王真的馬上就要給孩子打算嗎？

項 我本來就知道劉邦不滅，天下是不會太平的。我想從明天起加緊圍攻滎陽，我跟亞父親自督戰。

那怕滎陽城堅固，我相信不出十天，一定可以攻破。

項 怕的是滎陽城裏的百姓又要遭難了。大王何不寫一封信，派使者送給劉邦，勸他投降，免得生靈塗炭呢？

項 好，那麼，我們先圍攻三天，等城裏糧草一斷，就不怕劉邦不投降的。

項 劉邦一投降，我們就可以退兵，回江東去了，大王……

項 唉……我已經有六年沒回江東去了……就是跟我出來的八千子弟兵，他們一樣也有父母妻兒，也該讓他們回去重敘天倫之樂了。

項 今天是什麼好日子？夢想中的事忽然都看見了……哦，大王，我們是在做夢嗎？

（范增喘吁吁地自左上，沒拿拐杖。）

項 亞父。

范 大王。

項 我贏了，亞父！

（把佩着的玉玦解下來）我想不到你贏得那麼快。（顛巍巍地走過去遞玦給她。）

項 我扶你一把。你怎麼高興得連拐杖都忘記拿了？

范

(牛郎持拐杖上)

(回頭指着牛郎)拐杖輸給他了!

(四人呵呵大笑,台上燈漸滅。)

第二幕 第三景

時：第二景之後第四天，上午巳初。

地：項羽行營中軍的壇場。

人物：項伯

項莊

項羽

武涉 楚都尉，年約四十五歲。

婦人 年約二十六七歲。

其子 年約七八歲。

虞姬

鍾離昧 年三十零 大司馬。

龍且 年四十零 大司馬。

周殷 年四十零 大司馬。

董翳 年五十餘 長史。

范增

龍套步郎甲

乙

持戟郎 八人

景：在台後方有一個長方形的大平台，正面和左面都有階陛，平台的上面又有一個小平台，左面也有台階。

平台的後面是藍絨幕，小平台的後面有棨戟、干戚、羽葆、靈幢等物。小平台上鋪着茵席，一旁有兩個木製的方筒，插着虎符、令箭等物。

台左前方有建鼓掛着。

開幕時階陛邊站着持戟郎四人，還有四個持戟郎和兩個步郎，分列在平台的旁邊，項伯和項莊在壇前談話。

伯 你大哥怎麼還不回來？

莊 他去慰問受傷的士卒，一會兒就來。叔父有什麼事這麼着急？

伯 什麼事……你知道我們攻打滎陽三天，怎麼還打不下來？

莊 城頭堅固，三天怎麼打得下來？大哥不是說要十天嗎？

伯（憤憤地）唉，我們項家從來沒有像你這樣的蠢材，告訴你吧，像這樣攻城，慢說十天，就是二十天也攻不下來的。

莊 怎麼了？

伯 你嘴快，不能告訴你。

莊 叔父索性不提倒好，說了個頭兒，不往下說，教人心癢難熬的。

伯 等着吧。一回兒你反正會知道的。

（項羽自右上，持戟郎等立刻肅立，舉戟。項莊忙作揖迎羽。）

莊 大哥。

項 三弟……叔父。

伯 賢姪。

項 （向持戟郎）虞夫人還沒回來嗎？

持戟郎之一 還沒有，大王。

伯 她到那兒去了。

項 她到後營去看你們親家太太去了。自從我們加緊攻城以來，呂夫人担心着她城裏的丈夫，哭得

眼睛都腫了。

莊 真奇怪。她現在不是跟她的傭人審食（音異）其（音基）勾搭上了，打得火熱的嗎？怎麼她還要哭

劉邦哪？

項 （挪揄地）三弟，你沒娶親，不知道。女人就是這樣不可思議的。

莊 要是女人勾搭了別人，再來哭我，那我情願一輩子不娶親的！

項 哈哈……哈哈……（向項伯）其實你們親家太太也許可以不用哭了。今天一早我就派武涉送信給劉邦，勸他早點投降，免得苦了城裏的老百姓。我看他外無救兵，內無糧草，除了投降還有什麼法子哪。

伯 可是……我看他是不會投降的。

項 叔父何以見得他不會投降？

伯 不出二十天，救兵就可以到了，他又何必投降呢？

項（笑）可是我們這樣加緊攻城，我看十天他都支撐不住。

伯 哼！像這樣攻城，三十天都破不了他的。

項 叔父這話怎麼講？

伯 你先屏退左右，我才能告訴你。

項（愕然）難道說……？

伯 你先屏退左右再說。

項（向持戟郎等）退下！

持戟郎等 是！（魚貫走右邊下）

項 難道城裏斷糧這句話是假的嗎？

伯 城裏斷糧倒是真的，不過我們加緊攻城是自己騙自己罷了。

莊 (抗議地) 我們打得這麼兇，難道還算不認真嗎？

項 況且我自己在那裏督戰，誰敢偷懶？

伯 可是你只在東門北門督戰，你怎麼知道南門西門的情形哪？

項 難道說亞父……？

伯 就是他！

莊 我不信。

伯 你懂什麼？

項 亞父……他怎麼樣？

伯 我昨天繞着城察看了一回，只見東北兩面攻打得很快。可是西南兩邊的隊伍，只在那裏搖旗吶喊，並沒有攻城。

項 亞父在那裏督戰，爲什麼不教他們攻打呢？

伯 我原說好奇怪，一問西城的士卒，才知道這是亞父的將令：只許虛張聲勢，不准併力攻城。
 莊 咦！這爲什麼呀？

伯 這還不一目了然嗎？他明明是在暗中幫着劉邦多挨幾天，等救兵一到，我們就攻不下了。

項 他真的傳令不攻城嗎？

伯 我怎麼能隨便冤枉他呢？

項 那我倒要當面問問他。

伯 你當面問他，他總是有理由的。你知道他的嘴多麼會說話。

項 那麼，你看怎麼辦呢？

伯 你不如先追問他的令箭虎符，教別人去督戰，把他調到後營去。他要是明白些，不開口，那麼你就留了他的面子，他要是不知趣，不聽調遣，你再當面責問他。你說怎麼樣？

項 不過，做事不能這樣冒失。亞父也許有他的理由，我決不能憑空說他跟劉邦私通聲氣，暗中幫忙的。

伯 我何嘗是憑空誣賴他？他傳令不教攻城，這是千真萬確的。你問將士們就知道了。

項 就算牠是真的，可是我們也不能憑着這一點理由，就斷定亞父有通敵之罪呀！

伯 這很容易斷定。回頭武涉回來，要是他說劉邦答應投降，那麼我甘願認錯，要是劉邦不肯投降，那麼亞父通敵就不用說了。

項 (想了一想) 不過我覺得還是慎重點的好。

伯 你要是再這麼沒有決斷，你總有一天要上了他的當，才信我的話哪！

莊 叔父不能怪大哥慎重。你跟亞父是冤家對頭，大哥跟他可沒有什麼仇恨呀。

伯 少開口！不要你幫他！

(步郎甲上)

步 (揖項羽) 啓稟大王，武都尉到。

項 請。

步 是，大王。(下。項莊呵欠)

伯 呀，武涉回來，事情就容易明白了。

項 三弟，你又想睡了嗎？

莊 (又打呵欠) 我不要睡。這兩天攻城可把我攻累了。

(步郎引武涉上，見了項羽，搶前深深一揖)

武 參見大王。

項 都尉少禮。

武 (向項伯項莊一揖) 伯公……莊將軍。

(還禮) 武都尉。

莊伯

項 你見了劉邦，他怎麼說？

武 (氣憤地) 不要說起劉邦了，說起來教臣好氣。

項 怎麼了？難道他還敢侮辱我的使者嗎？

武 就因為是大王的使者，臣纔受了劉邦的侮辱呀！

項 你這話怎麼講？

武 臣進城之後，劉邦的中軍，起初以為臣是范老將軍的使者，就請臣到賓舍坐下，非常款待，說漢王換了衣服要親自相迎。剛坐下，舍人又送了一盤牛肉來，問臣是不是亞父的使者？

伯 哦，原來他們也叫范老將軍亞父嗎？

武 是呀。臣起初還不奇怪，可是等到臣告訴他們臣是大王的使者，他們馬上就翻臉了……
莊 哦……真的？

武 ……非但把牛肉拿去，而且立刻把臣領到傳舍去坐地。

伯 噫……這簡直是太侮辱大王了！後來怎麼樣？

武 後來，臣遞了大王的書信，要見漢王。那中軍說漢王不見。

項 (怒不可忍) 這未免欺人太甚了！

伯 他有回信沒有？

武 那中軍說只要大王攻得破滎陽，就請大王加緊圍攻，漢王情願等城破了再投降。城一天不破，漢王是不投降的。

項 吓！他以爲有亞父在暗中幫忙，我就攻不破滎陽了嗎？！我非但要攻破滎陽，還要生擒了劉邦。看他到那時候還敢欺侮人不！

武 (惶恐的) 請大王暫息雷霆之怒。這都是臣奉使無方，有辱君命。請大王按照軍法將臣處罪吧。

(伏在地上)

項 都尉請起，這跟你不相干。

武 (叩謝起來) 謝大王。

項 我先問你，剛才你說他們給你送上一盤牛肉，是不是？

武 是。

項 那麼滎陽城裏也許還沒有斷糧。

武 那一盤雖然說是牛肉，可是臣沒敢吃。因爲臣聽說城裏已經易子而炊，吃人肉了。況且那肉的顏

色也很有點可疑……

莊 吓！城裏已經吃人肉了嗎？

武 臣只聽說，可沒有看見。

項 要是真的，那就容易了。

伯 怕不見得吧。

武 臣剛才回來，看見營門口的士卒逮住一個城裏逃出來的婦人。大王叫她進來問問也許可以探得一點實情。

項 好！(向步郎甲) 教他們把那個婦人帶進來！

步甲 是！大王。(下)

莊 (咬着指頭) 大哥，不知道人肉是什麼味兒？

伯 少胡說！(向項羽) 我說的話怎麼樣沒有冤枉亞父嗎？

項 (低頭默然半晌，然後抬頭向前遠看) 他既然無義……那麼我也只能殺無情了！

武 (惶恐地) 大王，這可不是臣搬弄是非呀。臣不過是據實呈報，不敢隱瞞罷了。范老將軍要是見怪，臣可担当不起呀！

項 與你沒有干係。你放心好了。

武 謝大王。

(步郎甲引婦人上。這婦人約二十六七歲，身穿着重孝，略有姿色。她帶着一個男孩子，年約七八歲，戰戰兢兢跟着步郎甲進來。)

步 (喝着) 見了大王跪下!

(婦人嚇得雙膝軟倒,小孩嚇得哭了。)

項 (撫慰地) 快起來……不要哭……我決不難爲你們,不過要問幾句話,問完了就放你們走。(婦

人慢慢地站起來,小孩子也止哭了。項羽然後怒向步郎) 我一向不准你們嚇唬人。怎麼不聽我的命令!

步 (下跪) 臣該萬死。

項 「軍中不拜,」誰叫你跪下?

步 是大王。(起來,肅立一旁)

項 (向婦人) 你是滎陽城裏逃出來的,是不是?

婦 (還在發抖) 是,大王。

項 聽說城裏已經易子而炊了,是真的嗎?

婦 怎麼不真?小婦人就是因爲捨不得兒子的性命,才逃出城來的。

項 (向項伯等) 那麼這個消息是確實的了。

(虞姬自右入,見了項羽,項伯等斂衽,他們還禮。)

虞 (見了婦人小孩很詫異) 他們是那裏來的?

項 是滎陽城裏逃出來的。城裏已經易子而炊了。

虞 (驚駭) 呀!

伯 (繼續盤問) 易子而炊有多少天了?

婦 在大王攻城之前，聽說就有人吃小孩子了。攻城之後，小婦人的鄰舍有幾家換了孩子吃……昨天早晨，隔壁王姓的孩子忽然不見了……小婦人才嚇得不敢待在城裏，就趁夜裏逃出來。偏偏半夜大王攻城，等到天亮，才偷偷地帶了他，用繩子從城牆上吊了下來。好容易渡過城河，就被一位大兵逮住了。

虞 哦……(本能地同情垂問) 你的丈夫沒跟你一塊兒逃嗎?

婦 小婦人的丈夫是一個月前，中了一箭死的。

虞 (深為扼腕) 那麼你現在想逃到那裏去呢?

婦 小婦人雖然逃了出來，可沒有什麼地方去投奔。

虞 那麼，你不用逃了，留在這兒，給我作伴吧，你願意嗎?

婦 只要夫人肯收留小婦人，小婦人願意服侍夫人。

虞 (向項羽) 那麼，把他們交給我吧。

項 好。

虞 大王不要再問她什麼話麼?

項 不用問她了。

虞 (向婦人) 那麼你跟我到裏邊去。

婦 是，夫人。(拉着孩子，走了兩三步，忽然回身跑到項羽跟前跪在地下，眼淚直湧出來) 哦，大王，小婦人還有兩個孩子在城裏帶不出來。可憐他們是孤兒，小婦人走了沒有人照看…… (哭得傷心，大家都覺得慘然) 大王不要攻城罷！大王……再要攻城，可憐的孩子就要被人…… (抽噎得接不上氣) 被人家……活……活的……喫了…… (她撲倒在地上，那孩子也跟着號啕大哭起來了)。

虞 (流着同情之淚) 這……這太慘了……大王……

項 (幾乎被惻隱所搖動，但到底咬緊了牙) 可是，我不能解圍不攻…… (向婦人) 你到裏面去吧！

婦 (急促地，斷續地) 大王……慈悲慈悲吧……大王自己也許有孩子…… (看虞) 大王你想……可憐可憐孩子吧！

虞 大王不能教城裏不要易子而炊嗎？

項 這教我有什麼法子？城裏早就斷了糧了。

虞 那麼我們也許可以給他們一點糧……？

項 那怎麼行呢？

伯 依我說，我們可以解一面之圍，引劉邦出來，再生擒他。那不很容易嗎？

項 (驚喜) 呀……我怎麼沒有想到這個妙計!

伯 我料他一定會衝出來的。

項 (向虞姬及婦人) 好! 就這麼辦吧! 那麼你們不用哭了。

婦 (叩頭如搗蒜) 謝大王……願大王多子多孫, 百年長壽!

項 快起來, 不用謝了。

虞 (扶起婦人) 跟我裏頭去吧。

(婦人跟着虞姬, 攙着孩子, 走左後方下。)

項 (向項伯等) 我現在就傳令解圍。(向步郎甲) 打鼓召集諸將!

步甲 是, 大王。

(步甲走到台左播鼓三通。項羽走右後方下, 項伯等整冠按劍, 走到大平台的階陸邊。步郎乙及持戟郎八人魚貫而入, 排列在平台的左邊和右邊。最後是一班謀臣和諸將從外入——內有鍾離昧, 龍且, 周殷, 董翳等——他們相見互相一揖, 按職位的高低, 站在階陸兩旁。項伯走上大平台的右邊站着。)

(這時三通鼓罷, 全台肅靜, 接着鐘聲三下, 持戟郎一齊舉戟, 文武官躬身, 項羽自平台左面上去, 走上小平台。)

衆 參見大王。

項 諸位將軍少禮。

衆 謝大王。(范增匆匆自外入。他跑上階陛站在小平台左側，向項羽鞠躬。)

范 老臣參見大王。

項 亞父少禮。

范 謝大王。

項 剛才武都尉回來，報道漢王劉邦不肯投降。又說滎陽城裏糧草已盡，易子而炊，不出幾天，定能攻破。我的意思，要是加緊攻城，城裏難免生靈塗炭，不如解開西門之圍，祇在三面攻城，放出劉邦，再把他生擒活捉。諸位將軍以爲如何？

范 大王此計，只怕不妥。依老臣看來，開了一面之圍，劉邦就可以乘機衝將出去，倘有疎漏，豈不是前功盡棄嗎？

伯 臣想城中都是老弱殘兵，豈能衝出重圍？大王若恐疎漏，末將情願守在西門附近，等劉邦出來把他生擒活捉，不怕他飛上天去。

項 此計甚好。(授以令箭)就煩叔父把守西門。

(項伯剛要接箭，范增上前攔阻。)

范 且慢。大王此事總要三思而行。

伯 (憤然)依你之見要怎麼樣？

范 依老夫之見不如依舊圍攻。

項 亞父既要圍攻，何以攻城三日，西南二門都是虛張聲勢，按兵不動。

范 老臣想養精蓄銳，等到第五天，漢兵定然疲乏，那時再教士卒奮勇攻城，滎陽雖然堅固，可以一鼓而下。

伯 你那裏是養精蓄銳？分明是暗中通敵，虧你——

范 (按劍) 你敢誣賴老夫！

伯 (也按劍) 你敢違抗將令！

(二人同時掣劍在手，項羽急掣劍分開二人。)

項 亞父！叔父！你們不必爭論。我主意已定，請叔父依計而行，不得有誤。(授以令箭。)

伯 (驕傲地接令箭) 遵命。(躬身)

范 (又急又氣) 請大王收回成命！老臣甘願立下軍令狀，限三天之內攻破滎陽，生擒劉邦！

項 我主意已定，亞父不必多言。

范 老臣寧死，不能坐視大王解圍！

項 亞父既然不聽將令，就煩叔父代他在西南兩門把守。

伯 遵命！

項 亞父暫時調到後營去，檢點人馬糧草，準備接應。（范增聽了這話，氣得目瞪口呆。）

鍾離昧 （突然走上階陛）臣願以身家性命担保范老將軍。請大王聽從了亞父吧。（兩句在階上）

龍且、周殷、董翳、項莊、武涉 （一齊匍匐在階上，持戟郎和步郎也都跪下）臣等情願担保！

項 （凜然直立着）軍令一出，驢馬難追。諸位將軍，照令行事，不必多言！（向項伯）煩叔父去傳令吧。

伯 遵命！

（項羽屹立如山，他的臉色威嚴而剛愎。諸將都悞喪失色，但不敢多言。范增呆了半晌，突然怒髮衝冠，將頭上戴的兜鍪扔在地上。）

范 天下大勢從此定局了！成……敗……存……亡……非人力所能挽回！願大王好自爲之……但求大王准老臣告老還鄉，免得這幾根老骨頭沒有葬身之地！（躬身候命；但項羽不答。他於是勃然起身下階。）

項 （心動）亞父……！（竭力克制自己）

范 （凜然向項羽拜了幾拜然後向衆人一揖）列位……後會有期……老夫告辭了。

（他的聲音淒測低沉，像喪鐘一樣。）

諸將 亞父……

（范增凜然向右走出去。他扶着拐杖，顛巍巍地走着，眼眶裏噙着兩泓悲淚。這時全台肅靜，只聽得沉沉的鐘聲。

三響。范增既去，諸將亦躬身陸續退出，項伯也隨着退出。台上只剩下項羽和項莊二人。

莊（又懼怕又不能不說）大哥……你不該聽了叔父的話，把亞父氣跑了。

項 我想不到他真的會走的……

莊 他不回來了！（項羽默然）要不要我去追他回來，大哥？

項（俯首）不用去追了。（抬頭遠望）我想過一兩天，他的氣平了下來，會回來的……

——幕徐落——

第三幕

第三幕 第一景

時：漢四年秋，八月下旬。（公曆紀元前二〇三年九月十月間）距第二幕一年零四個月。

地：廣武（在滎陽之西）項羽行營。

人物：滎陽寡婦

牛 郎

項 羽

虞 姬

景：項羽行營中軍內部的一室。

台左一個小平台，和台口成六十度角。平台上面有茵席。在平台後面數尺是黑絨幕。

開幕時牛郎和滎陽寡婦在台上。寡婦坐在平台上做活計，身邊有一只針線筐。牛郎手拿着馬衣。遠處有低柔的楚國歌聲。

牛 這件馬衣的邊上破了，煩你替我縫兩針。

寡 （接過馬衣）那兒破了？

牛 這邊。

寡 這件馬衣是新的，怎麼會破了？

牛 許是那一天大王跟漢王對陣，給流箭擦破的。

寡 哦！那一天你看見漢王沒有？（開始縫補）

牛 怎會不看見？（自負地）我跟着大王，看得清清楚楚的。

寡 漢王長得什麼樣子？

牛 他呀！……一張長馬臉，高鼻子，長鬍子，長頸子，駝背，喝酒喝得鼻尖兒紅紅的，……我還比他長得

好看一點哪。

寡 我聽人家說他是個龍形，說他將來會做皇帝的。

牛 我不信。龍形……誰看見過真龍哪？我們大王有兩個瞳人，他有嗎？他那副樣子，我看了就不順

眼。

寡 人家到底是個王爺，多少總有點來歷的。

牛 快不要提他的來歷了。我看他的胆子，還沒有老鼠大。那天大王跟他對陣，中間隔着一條一百步

寬幾十丈深的山澗，他見了大王還是躲得遠遠的，好像怕大王跳過去吃了他似的。

寡 他真的那麼怕大王嗎？

牛 怎麼不怕那天大王隔着山澗跟他說：『這幾年天下亂紛紛的，都爲了我們兩個人，我想既然是我們兩個人要爭天下，何必連累普天下的百姓受罪，倒不如你……我……二人，一個對一個打，決一個雌雄，要是我輸了，我情願退讓。你看好不好？』……我們十萬弟兄們聽這番話講得有理，大家都喊：『萬歲！……萬歲！……』就是對面的漢兵也跟着喊起『萬歲』來了。

寡 怨不得大王這番話講得是真好。

牛 可是，你猜漢王怎麼樣？

寡 他好意思不跟大王對打嗎？

牛 唉……他就好意思不打他說：『對不起，我們鬥智不鬥力。』

寡 那多丟臉呀！

牛 唉……天下無難事，只怕老臉皮！他臉皮厚，你有甚麼法子？

寡 可是，愈是不要臉，他偏偏勢頭愈來愈大。

牛 (尋思)我真不懂……他跟大王打仗總是打一回敗一回的，不知怎麼的，現在十分天下，他倒有了七分？照這樣打下去，真不成天下都變了他的？

寡 去年大王圍着榮陽，要是不放漢王逃走就好了。

牛 都是你來的不好。大王本來就是一個軟心腸的人，禁不起你那麼一哭一求，他就把圍給解了。

寡 這也不能怪我呀！

牛 不是我怪你，可是滿營的人都說好好的圍了滎陽，眼見得城就要打破了，偏偏來了個身穿重孝的寡婦，犯了晦氣，不到半天功夫，城也不圍了，范老將軍也氣跑了，漢王也逃走了……你想想

……

寡 這與我不相干，都是大王不肯聽范老將軍的話。

牛 我看大王這幾年打仗也打累了，打厭了，不像從前那麼起勁。去年十月裏虞夫人生了小公子，他才高興一點。

寡 我聽夫人說，大王老惦記着江東，想回去哪。

牛 讓他回去歇一陣也好。反正他長着雙瞳人兒，他是真命天子，將來天下還怕不是他的？

寡 (咬了線腳，把馬衣遞給牛郎) 好了。

牛 謝謝你。

(後面有小孩啼聲)

寡 呀！小公子醒了。(她慌忙拿起針線筐) 我要進去了。

(她向左邊跑下。項羽自右上)

牛 大王。

項 我們快要不打仗了，牛郎！你高興嗎？

牛 不打仗了？

項 剛才漢王派侯公來跟我說盟，你不知道嗎？

牛 我不省得。

項 說盟就是講和，講和就是他不打我，我不打他。

牛 哦，大家不打。

項 對了。

牛 大王答應他沒有？

項 還沒有……不過我想講了和也好……好歹可以少死些人。

牛 可是……跟劉邦這個老鼠胆子的酒鬼講和，我不服這口氣。要是范老將軍活着，他會氣死的。

項 你不用着急，我還沒定跟他講和呢。

牛 (自言自語地走右邊出去) 我就是不服這口氣……

(虞姬自左上，她身後跟着寡婦抱着孩子，項羽見孩子，跑過去逗引。)

項 阿增……你睡醒啦……呀……(用手輕柔地逗孩子笑) 你瞧！他笑了！

虞 (俯首笑向孩子) 你笑什麼……笑你爸爸毛手毛腳，是不是？

項 他近來瘦了許多了。(看着孩子)

虞 可憐他奶吃不彀，這一陣妾身身體不好，奶水也不很足。

項 那麼，趕緊找個奶媽吧，別餓壞了孩子。

虞 已經找了幾個奶媽了，都不合式。

項 哦，再過兩個月他要一週歲了。快能說話了。

虞 光陰過得真快，轉轉眼又是一年了。(向孩子)快一週歲了，你知道嗎？

項 (向寡婦)這兒有過堂風，你還是抱他進去吧！

寡 是，大王。(抱着孩子下)

虞 聽說漢王派使者來見大王，不知何事？

項 他要想來跟我講和。

虞 漢王現在兵多糧足，反而要跟大王講和，其中莫非有詐？

項 (笑着)我量他也不敢。你想自從去年十月我在滎陽把他殺得大敗之後，他只躲在成皋城裏養

傷，深溝高壘，不敢出來交鋒……像他這樣怕打仗的人，兵多糧足又有什麼用？

虞 依妾身看來，漢王這次求和，其中定有緣故，大王不能太大意了。

項 就算有緣故，我難道還怕他不成？

虞 不過，現在韓信已經併吞了齊國，漢王封他做了齊王；英布投降了漢王，現在封爲淮南王；漢王又派盧縮跟劉賈幫彭越重新佔據了梁國的地方，斷我們的糧道，燒燬我們的積聚。若是講了和，漢王趁我們退兵之際，施行詭計，豈不是很危險嗎？

項 我從起兵以來，身經七十多次大戰，從來沒有打過一次敗仗。劉邦是個酒色無賴，既無過人之勇，又不善於用兵。他要是趁我退兵追趕過來，我就回軍一戰，殺得他一個全軍覆沒！

虞 漢王也許會合了韓信彭越，從齊梁出兵，使大王腹背受敵。大王不能沒有防備呀！

項 這個……我早就顧慮到了，要是他們真的三面來包圍，我可以教周殷帶領九江的精兵，從南邊抵住漢王，我自己引兵往東擋住韓信，再分一枝兵教鍾離昧向北攻打彭越。這樣應付，不是綽綽有裕嗎？

虞 可是，他們兵多糧足，我們兵少食盡，大王千萬不要輕敵才好。

項 (笑着安慰她) 不用担心，你不記得兩年前彭城大戰嗎？那時候劉邦約了五路諸侯，帶了五十六萬人馬，我只有三萬精兵……尙且被我殺得一敗塗地。你難道還不能相信我嗎？

虞 大王雖然英雄……(惘然低頭) 可是大王不知道我的心裏多麼害怕……

項 (撫她的肩) 我從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你還怕什麼呢？

虞 可是，大王不知道……每一次看你上了馬到戰場上去……我總覺得……我們這一次也許是

生死離別了……我一個人在房裏，蒙着頭，不要聽那冬冬的戰鼓聲……可是鼓聲雖然很遠，總是那麼脆……那麼急……每一下都打在我的心上……

項 你怎麼不告訴我……？
虞……？

虞 我總不敢告訴你，因為我怕你知道了也許會失掉了勇氣……我也不敢哭……怕哭腫了眼睛，你要疑心，我只能捧着這顆跳動的心，偷偷的跪着禱告蒼天保佑你平安……

項 (感動得很深)……(勉強笑着給她解)可是，我總是平安的……永遠不會受到傷害的……

虞 (好像在夢中說話，沒有聽見項羽的安慰)……有時候，正在禱告……我彷彿聽見你的呼聲……慘痛得使我渾身發冷，發毛……我就疑心你也許中了一枝箭，或者受了一刀……你受傷了……

項 這怎麼會！我從來就沒受過一點傷。

虞 ……也許是——(恐怖得不敢往下說)

項 哦……虞！你這傻孩子！

虞 ……這樣提心吊胆，半天，一天，半個月，一個月……直等到你得勝回營，在軍門口渾身血腥的從「烏騾」的背上跳下來……緊緊的拉着我的手，我的心才放了下來了。

項 怪不得我每次回來，你的手老是那麼冰涼的……可是現在快要講和了，不再打了……你可以放心了吧。

虞 你已經答應劉邦講和了嗎？

項 還沒有……我要是知道你那麼提心弔胆的話，早就答應他了。

虞 大王不要爲了妾身改變主意。大王應該爲楚國着想。

項 我想不論爲國，爲民，爲你，還是講和的好。我決計答應劉邦講和吧。

虞 (惘然若失) 要是亞父還在人世，他會替大王打算，應該不應該講和。他的判斷是從來沒有錯的，可惜他已經死了。

項 亞父要是活着，他也會主張講和的。這八年的戰爭，不知死了多少人，毀了多少家，耗費了多少財物，糟塌了多少地方。現在人心厭戰，士氣頹廢，大家都想解甲歸田，過幾年太平的日子。就是我們這八千子弟兵，打了八年也該讓他們回江東去，重見父母妻兒。我不忍心教他們再跟着我困戰沙場了！

虞 那麼大王是決意跟漢王講和了。

項 我想就這麼決定了。回頭派武涉到漢營去，約漢王在滎陽城外，築土爲壇，選一個黃道吉日，我跟他訂定和約，歃血爲盟就是了。

虞 不過，劉邦是個市井小人，向來沒有信用，也許他訂了盟約之後，忽然變起卦來，大王不能不加意防備。

項 這個我自會對付，你不用擔心。

(牛郎上)

牛 大王……夫人。

項 有什麼事嗎？

牛 鍾離昧將軍要見你。

項 什麼事？

牛 他說他聽得探報，劉邦在三皇山祭天。他想帶些人馬去捉他去。

項 你跟他說，不用去了。

牛 不用去？這不是錯過了好機會嗎？

項 他在祭天，就活捉了他，也不算好漢……

牛 (抗議) 唉，逮一個酒糟鼻子還講甚麼好漢不好漢？

項 不用說了。你去教武都尉進來。我還要派他去跟漢王講和呢。

牛 真的跟他(用小指比着)講和？

項 (笑着) 你不願意嗎？

牛 我就是不服這口氣！

第三幕 第二景

時：第一景之後數日，上午九時左右。
地：滎陽城外，楚漢會盟的土壇。

人物：
楚方：漢方
項羽 劉邦
項伯 張良

項莊 陳平
鍾離昧 樊噲

武涉 樊噲

龍套：項它(武) 周勃(武) 絳侯

桓楚(文) 灌嬰(武) 騎將

持戟郎 八人 柴將軍

步郎 二人 持戟郎 八人

步郎 二人

共用三十四人——爲全劇中場面之最大者。

景：

（預先佈置在第一景的幕後，等第一景完，只須把第一景的小平台拿開，同時拉開絨幕，即顯第二景。）這歷史性的楚漢會盟的建築物是一座四方的土壇，和北平的地壇相似，壇共有三層，每層二尺高，每一面有三座三級的階陛以資升降。壇的兩旁豎着楚漢兩國的纛幟，羽葆，干戚，檠戟等物。壇的上空有松柏的枝葉杈杈地覆蓋着。壇的後面是八月的天空，蔚藍而高爽。三皇山的峯巒蒼紫相間，像幾個青螺浮沉在澄碧的池中。

開幕時有肅穆的樂聲，奏樂止，只見壇旁分列着楚漢兩國的謀臣和武將執戟郎多人，靜悄悄地注視着壇上的儀式。項羽和劉邦對立在第二層壇的左右，二人都穿着黼黻的衣服，手捧着玉珪。張良立在最高一層壇上，手拿着幾塊編排の木簡，高聲朗誦着盟誓。

張

『……憫彼黔首，栖栖皇皇。用來茲土，擊地分壤。鴻溝以東，爲楚之疆。鴻溝以西，維漢是王。永以爲好，毋踰毋侵。酺爾多士，偃息戎兵。信誓旦旦，天神共聽。其有背盟，天命殛之！』

（誓畢，項莊，樊噲從壇前歷階而登，每人手中捧着剛殺的祭牲的熱血一盞；他們把血傾入一個大斗卮，張良把壇上預備着的酒也注入這卮中，然後將這卮血酒先遞給項羽喝，再遞給劉邦喝。二人飲畢，張良下壇將餘酒澆在壇後的地上，項劉二人同時跪下。諸將士都跟着跪下，禮成，兩旁楚漢的將士齊聲歡呼。）

衆

萬歲！……萬歲！……

（項劉二人在懽呼聲中站起來，相對一揖。照古禮，推讓着誰先下階。這樣互相揖讓了幾次，項羽先走，正面下壇，劉邦也跟着下來。）

項（向劉邦）我們從興兵以來，戰爭了七八年，沒有停止過。現在我們可以解甲回鄉，休養士卒了。

劉彼此彼此……不過家父跟賤內還在大王麾下……我想——

項請放寬心，現在我們已經講和了，我回頭就派人送令尊跟尊夫人回來就是了。

劉多謝大王。

項我已經有六年沒有回江東了。如今兵戈已息，免不了歸心似箭了。

張（聽了這話，眼睛一轉，走上前來）但不知大王幾時起駕回鄉，微臣也好陪着漢王恭送一程。

項那不敢當。我想少則半月，多則一月，就教三軍拔營起程了。

（這時陳平也走上前來向項羽深深一揖）

陳大王別來無恙呀！

項（見了叛臣，心裏有些氣，但立刻遏住情感，笑着向陳平）我一向很好。我知道你現在漢王麾下，言聽計

從，很得意呀！

陳食祿無功，慚愧得很。

項這又何必客氣呢？（笑向劉邦）從前你麾下，有張司徒是個美男子，我那兒有陳都尉也是個美男

子，現在想不到這一對璧人都在你麾下了！可賀，可賀。

劉 豈敢豈敢。

項 (看見樊噲) 呀，樊壯士。

樊 (揖) 大王。

項 (把着樊噲之臂) 一向想跟你盡杯酒之歡，現在可以如願了。明天到我營裏來，我們痛飲幾杯如何？
(他拉着樊噲到壇旁去談天。項伯上前向劉邦作揖。)

伯 大王。

劉 伯公。

陳 (向張良丟了一個眼色上前向項伯) 伯公這一次回江東去，想必路過陳留吧。

伯 那是必經之路。

張 哦……在下有書函一封，給陳留的舍親(用眼色向項伯示意) 伯兄路過陳留，想煩您差個使者送去，不知伯兄有沒有便？

伯 小弟理當効勞。

張 那麼明天小弟派人把書函送上。多謝。

伯 彼此至交，何必客氣！

陳 大軍到了陳留，還是走北路回江東呢？還是走南路呀？

伯 想走南路，經過固陵，垓下，到烏江，再渡江而東。

陳 哦，要經過固陵，垓下……

（陳平，張良，項伯，劉邦互以目相視，意在不言之中。這時項羽和樊噲談得入港，大笑起來，四人聞聲回頭，項羽和樊噲把臂走上前來。）

項 樊壯士說：他生平拔距，沒有遇到過對手。我也沒有遇到對手。我想過幾天跟樊壯士比試一下。請諸位觀看。誰輸了罰酒一罇，諸位意下如何？

很好，很好。

大家助興。

一定拜看。

理當奉陪。

（同時說）

項 （高興地）那麼，我們定期比試……我要告辭了。

（大家相對一拱手，說聲「再見。」項羽就向右邊下，楚軍將士也跟着下。）

伯 （向張良）小弟明天專等子房兄送書函來。

張 費神，費神。

(項伯下)

陳 (向劉邦) 現在大王已經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而且兵多糧足，天下歸心。項王雖勇，但是他的士卒疲乏，糧草不足。這是天意要楚國滅亡的時候。大王不如趁此機會滅了項王，一統天下。要是錯過了這個時機，讓他回江東去生聚教養，將來大王一定要受他無窮之害。請大王聖裁。

劉 這果然是個好機會。諸位將士以為如何？

樊 不然……大王跟項王剛才立下了盟誓，以鴻溝為界，各不相犯。如今口血還沒有乾，就要違背盟約，攻擊項王，就算蒼天能容大王，普天下的人豈不要笑大王言而無信嗎？

張 不過，樊將軍，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我們不能為了一點小信小義，把機會錯過了。

樊 可是項王向來作事正大光明，情願明鎗交戰，不肯暗箭傷人。我們怎麼可以暗算他呢？

陳 要不用暗箭傷他，我們就休想滅了楚國。

樊 (憤怒的) 他是你從前的主人，不想你竟會暗算舊主人的性命。難道你們念書人一點心肝都沒有嗎？

劉 樊將軍，快不要說這樣的話！他不過是爲了漢家的天下打算，你怎麼能怪他呢？

臣以為要打項王就不要跟他講和，既然講了和就不能暗算他，大丈夫做事要光明磊落。假使大王一定要聽陳平的話，那麼樊噲只能退到後營去押糧草。樊噲沒有臉去打項王。

劉 好好好。你先回營去，回頭我們再從長計議吧。

樊 是，大王。（氣憤地走右邊下）

陳 臣一片好意，倒被他辱沒了一場，請大王作主。（深深一揖）

劉 他是呆頭呆腦的脾氣，你不用跟他計較，只要我聽從你的妙計就是了。

陳 謝大王。

張 依臣看來，項王雖然兵疲食盡，可是他有萬夫不當之勇，而且善於用兵，能穀以少敵衆，要是我們孤軍追他，只怕難以取勝吧。

劉 那麼我們只能教韓信彭越一齊出兵，三面夾攻了。

張 要韓信彭越出力夾攻，大王必須許他們滅楚之後，把楚國的土地分封給他們才行。

劉 只要他們肯出力，我情願分封給他們。

張 這樣大王就有七成可以滅楚了。要是劉賈的兵能穀攻破壽春，便項王不敢向南，那就有八成了。

陳 現在項王只剩下周殷在九江帶着很多的兵，可以救應他。要是英布能說得周殷心動，來投降大王，那麼大王滅楚就有十成把握了。

劉 英布現在已經去九江了。他跟周殷交情很深，我看這事是可以成功的。

張 既然如此，大王應該馬上派人去約韓信，彭越，劉賈，英布，會齊人馬圍攻項王才是。

劉 可是約在什麼地方呢？

陳 項伯剛才說：楚軍走南路回江東，經過固陵，垓下。臣知道垓下有高岡絕岩，是個絕地，不如約在垓下相會吧。

劉 好。

張 臣與項伯交情很深，他又是大王的兒女親家。明天臣以書函爲名，想跟他暗通消息，教他作個內應。大王要是肯答應，事成之後封他爲王，我想他一定肯爲大王効力的。

劉 那我怎麼會不肯呢？

張 既然如此，臣可以預先祝賀大王，項王雖勇，這一回必定要被大王所滅了。（他和陳平拱手賀劉邦。

劉邦笑）

（幕）

第三幕 第三景

時：漢五年冬十二月（公曆紀元前二〇二年一月）距第二景約三個月。
地：垓下。

人物：虞姬

榮陽寡婦

其子

項羽

步郎甲

鍾離昧

項莊

牛郎

武涉

龍套：項它。

景：項羽行營之中軍帳。

台左前方有一個大圓篷帳，帳門和台口斜對，成六十度角。觀眾只看見篷帳內部的一小部份。篷帳中有平台一座，平台上面另有一個小平台鋪着皮墊。此外尚有一具放劍戟的木架和一只矮几。

篷帳外有樹椿兩個，右後方有枯樹兩三棵，樹後一排地景片。

開幕時是黃昏時候，暮色蒼茫之中，天空尚有一點餘霞。但顏色冷淡，不像夏天的霞燦爛如錦。

虞姬抱着孩子在小平台上坐着，眼睛向上望着，像在那裏默禱。祭陽寡婦在外面樹椿上，和他的孩子在繞梯紗線。

虞 (忽然驚跳起來，跑到篷帳口) 怎麼？我聽不見戰鼓的聲音了。

寡 戰鼓停了好半天了。

虞 停了？不，我剛才還聽見哪。你再仔細聽聽……也許遠了一點……(她和寡婦都側耳傾聽)

寡 是停了一點都聽不見。

虞 (臉色慘白，手捧着心) 可是，我覺得鼓聲還打在我的心上……我心跳得比往常還利害。

寡 (再傾聽這時遠處隱約有活躍的鼓聲)……呀！有了……(虞姬趕緊傾聽)是得勝鼓！大王得勝了。

虞 呀！得勝鼓！(她的眼睛睜大，臉上現出一絲笑容)你抱着阿增，讓我去看看。

寡 噫！(把手中的線團交給兒子，接過了孩子)

虞 (跑到後面樹邊遠望)大王回來了。我望見他的大纛旗了。

寡 夫人您放心吧！大王會平平安安地回來的。

虞 (跑回來，熱烈地親小增) 小增，你爸爸回來了！你知道麼，小增(向寡婦) 奇怪，可是我的心跳得更利害了！

(遠遠的馬蹄聲。虞姬，寡婦，和寡婦的孤兒都向「聲源」回頭)

寡 來了，來了！(孤兒放下了線，跳躍地奔到樹邊去望)

虞 你望見大王沒有？

孤 望見了。(伸着頸) 大王的馬快……老遠的一個人在前頭。

虞 (臉上比較好一些) 哦！謝天謝地！他總算回來了！(略停，聽着漸近的馬蹄聲。忽然向寡婦) 你想，我們能數回江東去嗎？

寡 那爲什麼不能呀？大王不是又打勝仗了嗎？

虞 ……可是……我們人少，漢兵比我們多十幾倍……我怕……

寡 夫人快不要擔心。誰不知道大王是真命天子呢？他打了七八年仗，連皮都沒擦破過一回，還怕什麼呢？(收了線，抱孩子向帳後走去)

(馬蹄踏着山坡落葉聲)

孤 大王到了！(跑了出去，馬蹄聲甚近)

虞 (向樹跑去，又縮了回來) 你看我臉色難看不難看？

(外面下馬聲，項羽笑聲)

寡 不大看得出來，笑着點兒就好了。(下)

(虞姬再跑到樹邊。項羽上，他滿身都是血斑，精神雖很好，但剛經了一場血戰，不免有些委頓。他見了虞姬，趕上來拉着她的手。)

項 虞！

(勉強笑着) 大王。

項 呀！你的手……！(虞姬把手縮回)……怎麼那麼冰涼的……你又在胡思亂想了！(虞低頭)……哦！

……虞！(挽着她向左前方走去) 你這傻孩子！快別這麼發傻……你瞧，我不是好好的……又回來了嗎？

虞 可是，我知道韓信很會用兵……他們人馬又多……

項 (輕蔑地笑着) 哼！韓信！我也聽說他會用兵，可是剛才跟他打了一仗，我才知道他也不過如此而已。

虞 他不見得會那麼不濟事吧。

項 比劉邦是強得多了。可是也不見得怎麼樣。

虞 大王不要輕敵，我聽說韓信打仗總是先敗後勝的。

項 他很會誘敵，可是我不會上他的當。

(步郎甲上)

步 (揖) 啓稟大王，探子報到，漢將劉賈已經攻破了壽春，帶着十萬人馬，到垓下來會戰。

項 哦，壽春已經失守了……你下去。

步 是，大王。(下)

虞 哦！大王壽春失守了。劉賈又來了？我們怎麼得了呢？

項 (心裏也焦急但勉強笑着) 你怕什麼呢？我們從滎陽退兵不到一個月，劉邦就違了約，追到固陵，被

我一仗殺得望風而逃。現在我到了這兒，他又約了韓信來夾攻。可是今天我一仗又打敗了韓信。

韓信尚且要敗，何況一個區區的劉賈？你看我今天晚上就殺他一個全軍覆沒。

虞 可是，我們只有十萬兵。要是劉邦還約了彭越跟別人來會戰。我們豈不是要被他們團團圍住了

嗎？到那時候，我們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大王，您就有天大的本領，也難以應付了……大王

……

項 不要緊。半月以前我派人到舒縣去約周殷帶二十萬九江兵來助戰，算起來，這兩天就可以到了。

你知道九江兵以前是英布的部下，都是久經沙場，能征慣戰的精兵。我有了這麼一枝生力軍還

怕什麼呢？

(鍾離昧項莊全上。)

參見大王……夫人。

(揖)

大哥……大嫂。

項 我聽說漢將劉賈帶了十萬人馬來會戰了。

莊 鍾 是。

項 他從遠路起來，我想今天晚上親自給他接風。殺他一個尸橫遍野，給壽春的守城將士報仇雪恨。你們二人可以帶領本部人馬，鎮守東北，防着韓信劉邦晚上來偷營，你們要仔細了。

莊 鍾 遵命。(下)

虞 但不知周般的九江兵什麼時候才可以到哪？

項 也許今天晚上殺敗了劉賈，明天周般也到了。你又何必着急呢？

虞 那麼大王趁這個時候先睡一回兒吧。

項 好。

虞 待妾身與大王卸甲吧。

項 不要卸了，有什麼警報省得我再穿了。小增呢？我一天沒有見他了。你把他抱來讓我好好地親他一親。（握着她的手）

虞 好容易他剛睡下，不要驚醒他了。

項 好，那麼我去睡了。（走向帳門去）你到二更時分來叫醒我。（進帳）

虞 是。（放下帳門）

（這時候天上的彩霞早已沒有了。天空很快地變暗。北風漸漸怒號起來，地上一片瑟瑟的落葉被風掃着。樹梢頭發出淒厲的聲響，像怪鳥之夜啼。遠遠有馬嘯聲。牛郎自右邊上。）

牛 夫人。

虞 （向他搖手）不要高聲！大王剛睡下。

牛 （蹣手蹣脚地走過來）他睡了……不告訴他也罷！

虞 什麼事？

牛 我聽探子說，謠傳彭越帶了二十萬人馬也到垓下了。

虞 真的？彭越來了！

牛 謠傳他來了，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虞 哦……剛才可是劉賈來了，現在又是彭越來了……怎麼得了呢，牛郎？

牛 彭越就是來，我看也不相干。他是我們大王手下的敗將。他的兵聽見大王的名字就怕。我只要把大王的大纛旗衝他們這麼一晃，他們要不沒命的跑，我是狗——（猛然覺得底下兩個字不便出口，趕緊嚥住。遠遠斷斷續續的馬嘯聲。）

虞 你還聽到什麼消息沒有？

牛 沒有了……（搔搔頭）可是這真有些奇怪……

虞 什麼奇怪？

牛 大王的烏騾馬，平常牠總是乖乖的進馬房。今天牠偏不肯進去，把鼻子衝着天，直叫個不停。也許牠病了……？

牛 沒有病，好好的……真奇怪！好容易哄牠進了馬房，牠還是叫不停。夫人你聽……

虞 （聽了一聽）這是什麼緣故呀？

牛 誰知道牠？我問牠，牠又不肯說話……

（遠遠有戰鼓聲。）

虞 （聳然）你聽……戰鼓的聲音！

牛 哦……奇怪！剛打完仗，怎麼又打鼓了！

(項莊匆匆自右上)

莊 大嫂……大哥呢？

(鍾離昧，項它，武涉，桓楚四人全上)

虞 低聲點兒！他剛睡下……什麼事這樣慌張？

莊 周殷到了！

虞 (驚喜) 周殷到了……(喘息)……哦……他……他……他帶了多少人馬？

莊 帶了三十萬精兵。

虞 三十萬！哦……我去叫你大哥醒來。(向帳走去)

莊 可是……大嫂……周殷不是救大哥來的。

虞 (愕然) 怎麼……？

莊 他……他……他是來圍攻大哥的！

虞 他……他……他反了嗎？

(武涉和鍾離昧上前)

武 英布跟他交情很深。漢王派英布到九江勸周將軍助漢滅楚，事成之後，許他裂土封王，周將軍聽了英布的話，就反了。

虞 可是大王平常待他像親弟兄一樣……難道他一點沒有心肝嗎？

(諸將俯首不答)

武 事到如今，還有什麼話可說哪？

鍾 請夫人趕快叫醒大王吧……末將等都在這裏等候大王哪。

虞 (向項莊) 你叔父怎麼不見？

莊 (憤憤地) 他在帳中喝酒，我們去見他，他什麼都不管。

虞 唉！可是……這樣的消息，我怎麼能告訴你大哥呢？(用手帕拭淚)

(戰鼓聲更響了，馬嘯也更悲了，北風在那裏作厲加威……)

莊 可是大嫂……你不告訴他又有什麼用呢……你叫他去吧，大嫂……

諸將們 ……夫人……

(諸將們一齊懇求她，她瞠目望着他們，慢慢地背向着篷帳往後退，她退近帳門時，諸將一齊躬身。她回頭一看，只見項羽掀開了帳門，愕然站在門口。在這一瞥之中，他顯然已覺察了這突變的局勢。)

虞 (撲到他懷裏，哽咽地) 哦……大王……

(幕急落)

第四幕

第四幕 第一景

時： 第三幕之後數小時。

地： 同第三幕第三景。

人物： 項羽， 虞姬， 牛郎， 項莊， 項伯， 項它， 鍾離昧， 武涉。

龍套： 桓楚， 步郎二人， 持戟郎八人。

景： 同第三幕第三景。

這是那晚上八九點鐘光景。天空彤雲密布，像要釀害的樣子。北風淅厲地呼號着，夜黑得什麼都看不見。有遠處漢營的燈火，熒熒地似秋墳鬼市。

項羽和虞姬坐在帳中，對飲，平台上一盞略似油盞的「鐙」，還有酒壺，玉卮，骨筷，碗碟等，置茵席前小食案上。牛郎坐在帳外樹樁上，在瞌睡。帳外黑魆魆地幾乎看不見他。

虞姬給項羽斟滿了一杯酒，項羽酒到唇邊，看見她偷偷地拭眼淚，就停杯不飲。

項

哦……虞……你何必流眼淚呢！你知道勝敗乃兵家常事，何況我們還沒有敗，不過被他們暫時

圍困在這兒，那有什麼關係呢？

虞 我們內無糧草，外無救兵，難道困守在此地不成嗎？

項 困守當然不成，不過我們可以殺出重圍，等到了江東再說。

虞 現在北有韓信，東有彭越，西有劉邦劉賈，南有英布周殷；他們一百多萬的兵，把我們圍了幾層，大

王要殺出重圍，不是很難嗎？

項 那有什麼難處？他們怕我像怕老虎一樣，我衝出去還有誰敢抵擋哪？來，我們再乾一杯！

虞 就算殺出重圍，難道他們就不能追趕上來，像大王從前在彭城追漢王一樣嗎？

項 可是，這兒都是楚國的地界，我們衝了出去，就是自己的本土，他們不敢輕舉妄動的。

虞 不過往南去是九江，現在周殷投降了劉邦，已經不是我們的土地了。

項 (強笑) 楚國土地很廣，周殷雖然反了，不見得別的地方都會投降劉邦的。你又何必多愁呢？……

來，我們再乾一杯！

(二人飲酒……二更鼓聲。)

虞 二更天了。大王不是要衝破劉賈的營嗎？

項 現在周殷一反，他們人馬太多了。黑夜間，不知道他們的虛實。等明天再說吧。(飲酒)

(漢營中傳來楚國的歌聲。項羽一聽，頓現驚疑之色。)

虞 這是那裏的歌聲？

項 歌聲很遠，像是在漢營裏唱的。

虞 漢兵都是齊梁秦魏韓趙的人，怎麼會唱楚國的歌呢？

項 呀！對了。唱的是楚歌。這麼大冷天難道我們營裏還有人唱歌嗎？讓我叫牛郎來問問……（向外喊）

牛郎……（牛郎不應）……牛郎……牛郎……牛郎……

（牛郎從睡夢中驚醒，跳將起來）

牛 噯。（搓着眼，走進帳去）大王甚麼事？

項 我們營裏誰在唱歌呀？

牛 大家都是垂頭喪氣的。誰唱什麼歌了？

項 你聽……這不是？

牛 ……哦……這個歌呀……這是漢營裏唱歌。

項 呀，不錯一定是周殷營裏九江兵唱的楚歌。他們都是楚國人呀。

牛 （又聽了一聽）不對，大王……你聽！四面都在唱哪！

項 （詫駭地立起來，手按着劍）呀，四面都在唱？（他急忙走出帳來，虞姬跟着出來，二人分頭傾聽遠處的歌聲。歌

曰：「百尺之阱，不可以超；四面之羅，不可突破。不可突破，當可奈何？雖有羽翮，尙安所施？」他們聽了一刻，面相

覷，幾乎說不出話來，這時風起揚沙，歌聲又被吹得低遠了。

虞 大王，四面楚歌都是漢營裏唱的。

項 (俯首點點頭) ……都是漢營裏唱的，(抬頭向上)難道楚國都被漢王奪去了嗎？要不然，漢營中的楚人何其多也？(愴然欲涕)

虞 (她跪下，牛郎也遠遠地跪下，淌着同情之淚)大王千萬不要過分傷感。…漢營中雖有楚人，不見得漢王已盡得楚地。江東雖小，方圓也有千里。只要人心不死，大王回到了江東，還是可以重興楚國的。…(項王扶她起來)

(悲風淒厲，傳來馬嘯，項王聞之，竦然屹立。)

項 呀，這是烏騅的聲音！牠這樣臨風悲嘶，我豈能不長歌寄意呢？(拉着虞姬到台中進退數步，二人對舞起來，項王隨舞隨唱)『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聲既畢，舞亦隨止。這時牛郎慟哭失聲，項羽過去攙他起來，牛郎以袖掩面)牛郎你怎麼不抬起頭來？

牛 (哽咽不成聲) 我要哭……

項 你只管哭。悲痛之時，哭乃人之常情。…我…我也要哭…(愴然淚下，虞姬也默然啜泣。項王哭數行下，復起舞而歌)『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何…』(舞到虞姬跟前，歌闕，舞止)

虞 (接着且歌且舞，歌曰) 『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項莊上)

莊 大哥。

項 三弟何事？

莊 剛才小弟跟諸將商議，現在四面漢兵圍了幾層，若等天明交鋒，只怕不能殺出重圍，不如趁黑夜之中，衝將出去，漢兵不知虛實，一定不敢追趕。請大哥定奪。

項 (點頭) 這話也很有理……不過十萬大軍不能在一處衝出去……還煩三弟請叔父召集諸位將軍，大家商議商議。

莊 是，大哥。(下)

項 (急促地向牛郎) 把烏騅馬備好了，預備衝鋒！

牛 是。

項 (向虞) 你當心着孩子，快把東西收拾起來，我們一回兒也許就要殺出去了。

虞 是，大王。

項 (緊握她的手) ……可是……這一次我們只怕不能一路走了……(苦笑)

虞 大王……不能丟下妾身……

項 (解釋) 不是我丟下你……虞……不過，我們非要分兩路走才能衝出去。

虞 可是，妾身不願離開大王的左右。

項 你知道，漢軍都認識我，我到那裏，他們一定追到那裏。你若是跟着我走，豈不是太危險了嗎？

虞 妾身情願一死，要跟大王！

項 你想，在衝鋒突圍的時候，我要顧了你，就不能顧自己，顧了自己就不能兼顧你了。萬一有個疎忽，有個差池……

虞 妾身情願陪着大王……同生……同死！

項 (十分感動) 可是……你別忘了……還有我們的小增……不能教他也陪着我們……

虞 哦……大王。

項 你不要傷心，這並不是生離死別，不過是分兩路走，衝了出去，我們就可以重新見面的……你回頭聽着我怎麼安排吧！

虞 (嗚咽地) 是……大……大王。

項 你……你……你快去看小增去吧！

(虞姬拭着淚走左邊下。)

(項伯酒醺醺地和項莊，項它，鍾離昧，武涉，桓楚，牛郎等進來，後面跟着進來的是兩個步郎和八個執戟郎。諸將

見了項羽，躬身作揖，然後魚貫入帳，步郎及持戟郎等站在帳門外。

諸將 大王。

項 (走到平台上) 諸位將士自從起兵以來，諸位跟着我東征西戰，一向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所以楚國才能威振四海，作天下的主宰……可是不幸現在被這一羣沒有信義的烏合之衆，圍困在這兒……(略停，漸漸激昂起來) 今夜非但是楚國的氣運全在諸位身上，就是諸位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全靠大家決一死戰才能保全……

諸將及持戟郎等 我們情願決一死戰！

項 好，諸位既然決心死戰，我有一個計策，可以教我們十萬大軍穩穩地殺出重圍，只要諸位聽我的調度，不怕他們人多，奮勇當先，像從前救鉅鹿，戰彭城一樣。

諸將士 我們情願聽大王調度。

項 那麼諸位將軍聽令！(大家肅立) 這一次我們衝出去，要分東南西北四隊。第一隊騎兵一千，我自己帶，向西先衝過劉邦劉賈的陣地，從右面攻打九江兵。第二隊……三弟聽令！

莊 有！(上前聽令)

項 你帶領二萬人馬打着我的旗號，向東衝過彭越的陣地，從左面夾攻九江兵。

莊 遵命！(接令箭)

項 第三隊……鍾離將軍聽令！

鍾 有（上前接令箭）

項 你帶領二萬人馬，等我們左右夾攻九江兵的時候，你保護着軍中的婦孺老弱，向南衝九江兵的正面，九江兵一定大亂。你就乘勢衝出去到南面山下等大軍來會合。

鍾 遵命！

項 第四隊……叔父聽令！

伯 有（上前去）

項 我把中軍本部六萬人馬都交給叔父。在我們開始突圍時候，叔父只要在北面擋住韓信。等到第三隊衝了出去，叔父轉身向東衝彭越的陣地，我跟三弟在外面夾攻，衝散彭越的兵，叔父就可以穩穩的帶了全部人馬出來了。（項伯伸手接令）責任重大，叔父要仔細了（給他令箭）

伯 我知道了。

項 諸位！我們在彭城只用三萬兵，就打敗了劉邦五十六萬人馬，現在有十萬大兵，決沒有衝不出去的道理……這次萬一不能殺出重圍，那一定是天亡楚國，非戰之罪也！但望諸位將軍遵守將令，人人奮勇，等出圍之後，我們都到南面山下會齊。就是有追兵，也不怕被他們包圍了……現在調度已畢，請各歸本部，厲兵秣馬，看我上馬殺敵給諸位衝鋒開路！好教諸位知道：我們楚國是永遠

不會滅亡的！

諸將士（懽呼出帳）萬歲！……萬歲！

（諸將士陸續出去，只剩下項羽、項伯、項莊、鍾離昧。）

項 叔父，我把六萬大軍託付與你，要是大軍不能出來，其餘三隊人馬太少，若被劉邦包圍，難免全軍覆沒。這次楚國存亡，全仗叔父了！

項 三弟，你傳令中軍等人馬齊備，擊鼓助戰。

莊 是，大哥。（下）

（舞台燈光全滅。）

第四幕 第二景

時：第四幕第一景後一小時左右。

地：同

人物：虞姬，寡婦，項羽，牛郎，鍾離昧，步郎甲。

景：同

在第一景終了之後幾秒鐘，舞台燈光復明。中軍的戰鼓聲急迫地播着。

虞姬抱着孩子和寡婦從帳中出來。寡婦手中提着一個包裹，帳中的雜物除家具外已收拾一空。

虞 小增的衣服都收拾好了嗎？

寡 還有什麼東西沒有？

虞 我們不能多帶東西，不用再收拾了。你自己的東西收拾好了，帶了你的兒子，到這裏等着，我們都跟鍾離將軍走。

寡 是，夫人。（下）（項羽自右上。）

項 (低聲) 夫人人馬已經都齊備了，我立刻就要上馬衝鋒了。

虞 我也收拾好了。

項 孩子讓我再抱一抱吧。

虞 (輕輕地把孩子遞給他) 他還沒有醒呢。

項 (凝視着孩子) 他睡得這樣濃……衝鋒，突圍，生離，死別，他全都不知道……但願他永遠不知道

……永遠睡得這樣濃濃的……不看見戰爭，流血……不嘗到人生的罪惡……苦痛……(他輕輕地吻孩子的臉)

虞 我們都曾經有過他這樣的時代的……

項 可惜這個時代太短了！

虞 (捧着心) 哦……這鼓聲……！

項 哦！我忘了！你怕聽這鼓聲。我教他們不要打吧！

虞 我想就是沒有鼓聲，我的心也不會安定的。(牛郎上)

牛 大王，第二通鼓了，你出去上馬吧。

項 我就來。(把孩子遞給虞姬) 你請鍾離將軍進來。

牛 嗯。(鼓聲愈催愈急)

項 你教他們這鼓不要打了。

牛 沒打完就停，多不吉利呀？我不幹。

項 你不知道，夫人——

虞 (搶着說) 不相干，現在不打，我更不定心了。

項 好，那麼你去吧。(牛郎下) 今天這鼓好像比往常催得還要急。(被鼓聲催得直在帳前跳) 連我聽了也覺得心煩了！

虞 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這鼓聲才能停哪？

項 現在剛起三更。我想至多到五更總該停了吧。要是到天亮還不停，那麼我們就難衝出去了？

虞 我們會衝不出去嗎？

項 一定衝得出去的。我別的都怕，只怕叔父帶領的六萬大兵。叔父帶兵本來就不行，可是別人都帶兵衝鋒，不教他帶兵又不好，所以我讓他帶領大軍，等我都出去了，好在外面接應他。不過……北面偏偏是韓信……所以我有點兒不放心。(牛郎引鍾離昧上)

鍾 大王。

項 鍾離將軍，我把家眷託付給你，你要好好的照看才是。

鍾 是，大王。

項 九江兵也是楚國人，雖然現在幫着劉邦，可是這是他們主將的不忠，並非出於他們的本心，我想他們不至於跟我們十分爲難，我跟莊將軍兩邊一攻，你趁勢催着三軍衝出來，可以不用怎麼樣廝殺的。

鍾 臣知道……不過臣只怕項老將軍抵不住韓信，齊兵要是從後面殺來，那就不堪設想了。

項 韓信雖然足智多謀，但在黑夜之中，不知道我們的虛實，他決不敢輕易進兵的。（鼓打三通）

鍾 但願如此就好……現在三通鼓了，請主公上馬吧。

項 我就去。（匆忙地向牛郎）牛郎，我要你緊跟着夫人跟小主人寸步不離。他們母子二人比我還要緊。你要小心照看他們，也好教我放心。

牛 （慘然）我知道……可是，大王你呢？你不要洒家跟着給你看馬嗎？

項 你一個人分不開我……我自己會照着，你安心跟着夫人吧。

牛 是。（步郎甲上，鼓聲愈急）

步 大王，人馬齊備，專等大王上馬衝鋒了。

項 哦……（急忙跑到虞姬跟前）虞……我要走了，你要牢記我的話，好好的當心了孩子。（步甲下）

虞 （悽慘地）妾身知道。

項 （看着孩子）他還睡得濃濃的（俯首吻孩頰）我真得走了！（用力轉身走）

虞 (猛然想起) 哦! 大王! (項回身) 要是我們不能在南面山下相會呢?

項 那麼, 我想在荊山下渡過淮水, 我們就在那裏相會。

虞 要是那裏再會不着呢?

項 那麼在陰陵相會。

虞 陰陵再不會呢?

項 到烏江相會……過了烏江就是江東, 不會有追兵了。

虞 (把身上佩的那雙白璧拿出來) 這雙白璧, 我們各佩一個。(給項羽一個) 若有什麼三長兩短, 牛郎

會把我這支璧送到烏江, 教你知道的……(情不自禁) 你要珍重……

項 (偎傍着她) ……你也一路珍重……(步甲又上)

步 大王。

虞 (和項羽分開) 你……你……你上馬去罷!

(項羽最後向虞姬和小孩看了一眼, 沒奈何只能掉頭走出。兩秒鐘後, 鼓聲大震, 夾着千軍萬馬的殺喊聲, 有山

搖撼撼之概)

(虞姬竦然瞠目直視, 用手緊捧着心, 然後把頭倒在孩子臉上。)

(幕急落)

第四幕 第三景

時：第二景之後十天

地：烏江渡口

人物：項羽 步郎甲 烏江亭長 牛郎 漢將甲 呂馬童

龍套：項羽殘兵七八人

漢將
兵 十人共約廿四人

景：烏江渡口

台後方有兩層平台，後有地景片，台左方有石欄，欄前有候渡者坐的石凳。時在冬令，渡口更顯得空闊寂寥。台右方有枯樹兩三棵，這是渡口惟一的生物。遠望是一個陰霾的冬天，灰暗得昏沉沉地使人發生不快意的感覺。

第二景終止時鼓聲震天，這鼓聲繼續着直到第三景開場。項羽在這鼓聲中，匆匆地踏入這寂寥的古渡頭。他身後跟着八九個僅存的殘卒，疲乏地剛從馬背上下來，步郎甲也在殘卒之中。他們身上都染着血污和泥漿，臉色都顯着極度的疲勞和焦急。

項 (很快的巡視一週臉上顯出失望像是找什麼東西沒找到) 唉! 她又不在這兒! (跑到石欄邊看見江中有人)

向江中人說話) 哎……老丈請問你看見一個女人沒有?

(步郎甲也走過去)

江中人 噤 呀……聽不見……

步 大王問你看見一位夫人沒有?

江中人 聽不見……我耳朵不便呀!

項 煩老丈上岸來答話吧!

步 (向江中人招手) 大王叫你上來答話!

江中人 來了! (江中人從灘邊上來。他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小老兒鬚髮已花白但精神很堅健) 什麼事呀?

步 (在他耳邊喊着) 我們大王問你看見一位夫人沒有?

江中人 誰是你們大王呀?

步 這位就是我們大王。

江中人 他是什麼大王呀?

步 西楚霸王。

江中人 (跪下) 臣烏江亭長屈簡參見大王。

項 (扶他起來) 亭長少禮……請問亭長看見過一個婦人到此地沒有?

亭 但不知是怎麼樣一個婦人?

項 一個二十來歲，夫人模樣的。

亭 (想一想)……二十來歲……夫人模樣的婦人……沒有。

(鼓聲自遠而漸近。)

項 ……一個抱着孩子的……

亭 沒有。

項 (失望)……那麼看見一個年輕的馬夫沒有?

亭 也沒有。

步 ……他是這麼高……關中口音的。

亭 (斷然) 沒有。(鼓聲更高而急)

項 奇怪!……夫人……她是不會失信的……

步 (跪下) 臣勸大王不用再找了。大王到南山候夫人，到荆山渡淮水又候她，到了陰陵再候她，三次

都沒有候着……現在夫人又不在這兒。臣看夫人大概是候不着的了。如今追兵快到了，大王還

是早點過江去吧。

項 你起來……也許是在半路……就攔了……趕不上……也許是病了……也許是——（停住不語）

步 可是大王聽聽這鼓聲……漢兵離此不遠了！

項 那麼你們先擺渡過江去……我……一個人在這兒等她一等。

步 （向其餘的殘卒一指）我們弟兄們受盡了千辛萬苦，跟着大王……大王不過江，弟兄們怎麼能過江去呢？

項 要是虞夫人隨後就趕到呢？

步 大王可以吩咐這位亭長，教他告訴夫人過江去跟大王相見的……大王……（項羽默然不答，只

在欄邊踈蹙）

亭 大王要過江，臣願意渡大王過去。此地只有臣這一只小船，大王渡了過去，漢兵追到了找不到船，就不能追大王了。

項 （意略動）不過，虞夫人要是趕到，她怎麼知道我已經過江了哪？

亭 只要大王有一件信物為憑，臣就可以派人接夫人過江跟大王相見。

項 信物倒是一件……（掏出白璧來）……可是……

（這時戰鼓聲愈逼愈近，士卒們都跣躄不安。項羽話尚未說完，忽然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到右面樹後忽然停止。大家愕然按劍回頭看時，只見一個人喘吁吁地跑了進來。這人身上也滿染着血和泥。驟然間大家認不出他就

是牛郎。

牛 (跑進來，直到項羽面前跪下) 大王。(喘息)

項 (驚喜疑懼一時交集) 牛郎……你——(拉他起來)

牛 我……(喘着氣)……剛從九頭山趕來，差一點給漢兵追上了!

項 夫人呢?

牛 夫人……

項 快說呀! (牛郎張着嘴說不出來) 夫人在那兒……你說呀!

牛 夫人……她——她……

項 她怎麼樣了?

牛 (一陣心酸，淚奪眶而出，他撲通跪下) 她……她死了。

項 (雷劈了似的) 她——?

牛 (一湧而出)……那天晚上，大王衝鋒出去之後，我就侍候夫人跟小主人上了馬，預備跟着鍾離

將軍衝出來，不想，項老將軍帶着大兵，投降了劉邦——

項 叔父——他投降了?

牛 (恨恨地) 他……都是他!

項 後來怎麼樣？

牛 他一投降，韓信就殺了過來，鍾離將軍只有二萬人，那裏抵得住韓信三十萬大兵！被他只殺得七零八落……

項 那麼夫人她沒有逃走嗎？

牛 我保着夫人在亂軍中衝了半天，幸虧撞着九江軍中一位伍將軍，他放夫人逃出重圍……

項 哦！她逃出來了！那麼她爲什麼不到南面山下來會我呢？

牛 黑夜之中，迷了方向，夫人又中了一箭，所以沒趕上。

項 她中了一箭！

牛 夫人趕到荊山來會大王，聽說大王已經渡過淮水了。那時小主人發了三天熱，奶不下口……就在路上死了。

項 哦！阿增……他也死了。

牛 夫人哭小主人，哭得箭瘡迸裂，血流不止……（嗚咽着掏出身邊的白璧）……她就拿這白璧交給我，教我趕送此地，交給大王……她教我多多拜上大王，說她不能跟隨大王到江東了。（戰鼓聲逼近）

項 她還說什麼沒有？

牛 她教大王到江東去，好好的……（嗚咽不能成聲）重振旗鼓，重興楚國。說完了，夫人就歸天了！

項 …… 夫人的遺體……

牛 我把夫人跟小主人葬在荆山，就不分晝夜一路趕來了。

項 （瞪着這一雙白璧）現在我到江東去還有什麼意思呢！

亭 江東雖小，方圓也有千里，也有幾十萬戶百姓，大王到了江東，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將來還是可以

再重振旗鼓，報仇雪恨的……追兵將到，臣勸大王不必再遲疑不決，趕快渡江吧！

項 （慘笑）天要教我滅亡，我渡了江又有什麼用呢？況且在起兵的時候，我帶了江東的八千子弟兵

過江來，現在只剩這幾個人回去。叫我有什麼面目去見江東的父老，他們縱然不說什麼話，我

心裏就能不慚愧嗎？

亭 臣勸大王再想一想！

項 我知道你是個厚道的長者，我有一匹駿馬名字叫『騏驎』我騎牠五年所向無敵，一日可走千里。

我捨不得殺了牠，就把牠送給你吧……你……你要好好地飼養牠……

亭 謝大王。（戰鼓聲及馬蹄聲）

步 （跪下）臣勸大王還是聽了亭長的話，渡江過去吧！

項 不用勸了，去把我的馬牽給他吧。

牛（跪下）大王不要忘了夫人臨終的話！
項呀！

衆卒及亭長（跪下）臣等求大王快快渡江吧！

項（退後幾步）快起來……

衆 大王快走，追兵到了！！

項（聽見馬蹄聲和樹近的鼓聲，急忙向右一瞥，掣劍在手）你們先下船！

衆 臣等要等大王一齊下船！

項（怒瞋而叱之）快走！

（衆無奈只能起來，走向江邊去。這時台右紛紛漢兵下馬聲，喊嚷聲。）

漢兵雜聲 項王在此地……他要逃過江去了……快快……我們衝過去……別讓他們下船……

牛（牽住項羽的衣服）大王快走吧！（被項羽摔倒在平台後）

項（挺劍向右邁去）哇！（這一聲怒吼，把先衝入來的漢兵都嚇了回去）

漢兵雜聲（驚呼）哎……不好了！項王殺過來了……逃命呀……媽呀……噫……

項（見漢兵退出，他回身到欄邊，推逗留着的步郎甲下船）還不下船（步郎踉蹌下船聲）快把船撐開！

（這時漢將甲提劍偷偷地想從背後刺殺項羽，正要動手，不防牛郎掣劍從平台後躍出，把他擋住，他就手起一

劍把牛郎刺死。

牛 (死的慘呼) 哎…… (倒在地下)

項 (聞聲回頭,和漢將甲鬥) 唉(避過漢將甲的劍鋒,回手一劍刺死該將,這時漢將乙趕來,項羽一劍砍下去,漢將

乙用劍招架,項羽力大把他壓倒)

漢將乙 項王饒命!

項 (諦視他) 呀!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呂馬童嗎?

呂 (羞慙滿面) 是的,大王。

項 (扶他起來) 我聽說漢王懸着賞格,凡能得到我的頭的,賞千金,封萬戶侯……我……我就把他

送給你吧!(他譔然直立在平台上掣劍自刎,呂馬童跪下,已衝入之漢兵將也跪下,他徐徐向前倒下)

(幕急落——全劇終)